



王 蔚
卜 漢 民
合 編

解放區剪影

目錄

寫在解放區剪影前面(代序)	王野風
惡柳籠罩下的張家口	紀劫
民主縣垣風暴錄	周友
一篇血淚的報告	趙鐵民
東北歸來請解放	王荷
一對可以公開的私情	李書劍
二十世紀的救人藝術	李書劍
血淚斑斑的津南	李書劍
一個鬥爭會的紀實	李書劍
「小毛澤東」	李書劍
解放冀南面面觀	李書劍
入黨脫黨結婚再嫁與逃亡	李書劍
坦白大會「假演」	李書劍
解放區教育之一斑	李書劍
解放區怎樣	李書劍



3 2169 7491 9

王野風 紀劫 周友 趙鐵民 王荷 李書劍 李書劍 李書劍 李書劍 李書劍

MBT
K269.5
3

目錄

一

目錄

熱河解放區	一
解放區的所謂自由和民主	阮憲千
欲知眼前路請問過來人	吾覺
解放區的累進稅	何仁
關於解放區	林野
解放區新刑六法	逃難者
解放花絮	林楓
解放區拾零	黎明
解放區民謠集(上)	馬星海

寫在「解放區」剪影前面（代序）

王 藍

假使，天空沒有星辰，地面沒有流水，人間沒有友愛，那，擺在我們面前的將是多麼黑暗冷寂而荒涼的一片！自愛而且愛人，是人類獨有的尊嚴，獨有的智慧與驕傲，失掉了這些，人獸之間將僅僅剩下了「二足與四足」之分。

「人應該相愛！」一千年，兩千年，三千年以前，已有些人含着熱淚這樣攘臂而呼了！但，這個「愛的呼喊」僅出於少數的大智者之口，微弱的聲音時為粗暴者的仇恨撕殺聲所淹沒；於是，人類史冊的大部遂託給了一柄殘酷的利刃與汪洋片片的腥血。

流血，一次緊接着一次，但，最近這一次八年長久的大流血終於贏得了珍寶貴的代價——各個角落裏響起了一致的呼聲：「推動人類真正進步的，應該是人類的『愛』，而不是仇恨與殘殺！」這個多數人的大澈悟，確帶給世界一個新的氣象，許許多多堅強而有力的手臂已開始以嶄新的姿態去扶持他人，許許多多被壓迫奴役的積弱之國已開始在復甦，許許多多逃過戰爭之網的後死者已開始對自己的未來做着美麗的謳歌，「蘇息，安定，和平，新生，那麼多幸福的字眼兒都誘惑地射出光芒，向着人們眨眼，猶如點綴晴空，朗朗秋星之閃爍！」

但，不幸得很，「人類應該相愛」的警鐘，却單單沒有警醒那昏聩的持劍者——妄以政黨自居的中共，而且恰恰第一個對這神聖的人類毫不猶豫的做了有力的背叛者。他拒絕了這個神聖的感召與啓示，同時，他也拒絕了祖國對他的希冀與企求。中華民國受了八年苦難的百姓們開始以虎口餘生的命運來繼續接受另一種滋味的苦難與折磨，這可憐的一羣在中共解放人民的槍支下戰抖哀泣，他們頂着被「解放」的帽子，而遭受到的是史無前例的蹂躪與屠殺，是人間最殘酷，最

罪惡，最恥辱的一種折磨，他們日以繼夜地在貧困、愁苦、恐怖中喘息，在綁架活埋慘殺中死亡。不敢大哼一聲，不敢長嘆口氣。

八年來，敵人奪取了我們不少的土地，但他們都奪不去我們純良的百姓們心目中那一點赤誠的祖國愛！而我們鐵誓的中共便利用這一點，高高地扯起了抗日的旗幟。八年來，他們就以這面好看的旗子來換取人民的飼養與掩護，換取政府的信任與囑託。但，他們還給政府和人民的是甚麼呢？是一個太大的謊，太悲哀的失望，且不必給他們八年來給整個抗戰的破壞，給全國人民的塗炭，算一筆傷心總賬，單單拿我自賠身受的事實來說，至少我不會忘記：在平津，他們破壞打擊我們的抗日工作，把我們的同志皆密到敵偽特務機關裏送掉性命。在河北大平原，在太行山，在中條山，我親自遭遇到他們的精銳大軍圍殲消滅抗日國軍的大戰，我做了那個悲劇中一個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狽逃亡的角色……可是，八年來我從未寫過一篇抨擊中共或是政治鬥爭的文章，雖然退伍後，我做了新聞記者，我應該報導出一切事實，雖然在重慶，我寫了好些文章，印了些集子，但那大多是文藝創作，我寫淪陷區，寫抗日青年，寫戰地風光，但始終不忍寫出中共殘虐的真面目，這不忍，是爲了整個國家的良善人民都期望團結，和平，統一，一個文藝工作者，一個新聞記者，應該愛大眾，愛國家，有正義有良心，應該用他純良的筆來促使人們相愛相助相互諒解，應該用對惡的筆給人們一個自救救人一的感召與啓示；而不應以挑釁的筆來煽動人們的仇恨，助長自相慘殺的火。

可是勝利來了，一向鑿精鑿銳的中共却一變往日遒而不擊的作風，迅捷地運用他囤積的物資與武力，開始了一個有計劃的總攻擊！攻城，破路，要挾，煽惑，他們以政治解決的口號來拖延，欺騙，利用停止衝突的時間來擷取，掠奪。更多的城鎮，更多的物資，更多人民的生命都被他

可怕的血爪所攫奪。他們瘋狂了似地擴大了「解放區」，以種種卑劣的手段破壞了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華民族特有的立國精神。「解放區」變做了大型的巴塞隆納監獄，變成了殘酷罪惡的屠場，無辜的人民被屠殺的血迹流透了村頭堤邊的泥土，染着血腥味兒的不苗會在暮風裏向鳥雀低述他親自見到的一樁樁悲慘的故事！

爲了本身的新聞採訪工作，我重回到北方，在北方半年的停留，使我更清楚地洞悉了這爲恐怖氣氛所籠罩，爲血淚所點染的「解放區」。

然而，狡滑的「解放區」的製造者，却有着可怕的宣傳戰術！他們自己知道「解放區」是應該被所有有正義感者所咒詛，他們遂對這種人間地獄做出種種的掩飾，解說與辯護，他們企圖以荒謬的報導去炫迷蒙蔽解放區以外的人們！而同時，一些「御用作家」乃以一種令人惋惜的姿態應景而出！他們執着一支先承旨意的筆，在那兒昏聩地寫延安頌，毛主席頌，寫反人民反革命反時代的大塊文章，他們歌誦張家口，歌誦「解放區」，歌誦「人民的軍隊」，歌誦解放東北，歌誦破壞交通，歌誦共軍保衛四平街，歌誦新法西斯新漢奸的狂妄行爲！中共也許在驕傲地翻閱着這些歌功頌德的篇章，吐出了一聲得意的笑，但，這又有什麼用呢，用血書成的事實比用筆寫出的文字有力得多！

真的，鐵樣的事實擺在每一個人的面前——「解放區」的「政刑」太殘酷了，蒙受解放恩澤的人們太多了，雖然，這些可憐憫的受苦難者，多一半是不聲不響一任屠殺的啞子，但，他們中間的每一個却不都是啞子，憤怒與仇恨使一些人不能默默地受宰割而一聲不哼，他們被血爪緊捏的喉終於發出嘶啞的，無力的，垂死的呼喊！

這呼喊是人民發自內心的呼聲，是人民真正要說的話！是解放區的剪影，是中共呈向國人最

坦白的——一個工作報告！也許會有人覺得這些片斷的記載與報導：不是大人先生們所要讀的「文章」，根本沒有一編的必要。但，我們應該對這些位陌生的執筆者有一個澈底的認識：他們是被解放區恐怖的洪流淹沒了頭頂而復泳到河岸上的一羣，他們是和鋤頭，鏟斧，算盤珠兒厮守着過活的，他們不是漂亮的投機寫作者，不是歌功頌德的文字商，不是爲藝術而藝術的文化大師；他們不會酒後牢騷，也不會月下推敲；他們是生長在現實中的庸人，是掙扎在苦難中的罪人，他們有的是太多的仇恨與憤怒，太多的苦楚與創傷，他們僅僅以被扼摺的喉嚨，爲這些苦痛而呼喊！爲企求生存而呼喊！爲警惕對解放區做着美妙的退思者而呼喊！這呼聲充滿了一生的罪惡」，又充滿了「一生的企求」！那粗糲的字裏行間，點染着千千萬萬的血淚與冤屈，仇恨與恥辱！他們不雕琢不推敲的手法，已超過了「作家」們筆下精鍊的技巧，美妙的藻飾！

爲此，我和漢民兄——一位忠實熱情，努力於新聞工作的友人，來編這本小冊子。

解放區的謎，將被赤裸裸地揭破了！大家應該正視這個可怕的錯誤，認識這個可怕的錯誤，而且以集體的自發自動的力量給這個錯誤一個正確的糾正！真的，爲了我們自己，爲了我們的祖國，大家應該這樣做，大家必須這樣做！

解放！解放！多麼神聖的兩個字啊！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弱小民族爲牠而奮鬥流血，我們推翻滿清，打倒軍閥，對日抗戰，何嘗不是爲求整個民族的解放？過去，我們會爲此而努力，現在，我們還是；將來，我們仍然要繼續下去。這其間，沒有誰固執着說，只許某一黨爲祖國效力以求得民族的解放，也沒有誰固執着說，人民與政權是屬於某一黨派，猶如私產。人民與政權都是國家的，任何一個黨派都有權利以正當的做法獲得它們，以求得民族真正的自由解放！中華的百姓們準備伸出熱誠的手來迎接每一個能爲他們謀福利的政黨，中華的老百姓日夜睜着含淚的眼，切

盼着真正的解放！但，這種割裂祖國；阻礙整個民族真正解放的『假解放』，却爲國人所痛斥反對！不要以爲人民永遠是被割宰的奴隸罷，最重的壓迫將激起人民最大的反抗力量，而且以那不可抵抗的力量，衝破了一切不合理的，罪惡的羅網！

最末，我們願向親愛的讀者大聲疾呼：中華兒女的每一個都是應該有天良，有祖國愛，有正義感，有是非心的！當我們手編這冊『解放區剪影』的時候，我們有了一個忠貞的企望與祈禱——不希望我們的『解放區』再有新的材料源源而來了，我們殷切地希望看到的，是一部整個中華民族真正解放的史料！

三十五年仲夏：北平。

恐怖籠罩下的張家口

野風

去年的八月二十一日敵寇掃數撤退了，謠言和恐怖籠罩着每個人的心，空翻了整個的張家口，市民們似乎早就有了一種說不出的預感，但能忍讓在屋子裏絕不輕易走出家門，除了一聲地將緊閉別有用心心的奔氣在街頭巷尾，街上被驚外的秋風吹得是格外的清冷。二十三日從四圍的山凹裏竄來了一股隊伍，他們一個個黑黃土着着好像是晝伏夜奔的流匪，浩浩蕩蕩的進據了全市，市民們都不約而同的交相走告說：「糟了，山溝裏爬來的花子隊，可太厲害啊！」從這天起，張家口便落入了動蕩的漩渦。

張家口所有的軍需日用等等物資，和各種倉庫以及敵寇遺棄了的一切，裝滿了大車小輛，晝夜不停的往北搬運，究竟運到那個山溝裏去，那就誰也不得而知了，飛機場敵寇停機着的十架敵機不壞的飛機，經過他們敢習過去的日常技工的修理，完成了將就飛飛的一架，於是「哈哈！哈哈！」的每天飛到在上空示威，他們很高興的對市民說：「看我們這最新式的飛機，可安穩多麼呢，專門對付國民政府的」，可是幾天之後，這三架飛機因患不補現狀，一病不起終於自毀了。

敵偽時代的公務人員，除去一部技術人員被看成寶貝外，其餘不論地位怎樣低微，不管行為好壞，一律命令坦白登記後拘押一處，實行嚴格的反省訓練，但是由於接二連三的失跡，受訓者驚恐萬狀，人有寢食不安朝不保夕之慮，不關緊要的市民，也失掉了行動的自由，沒有他們的通行證，休得想跨出張市一步，即出必返，否則拿保證人的性命是問，各工匠人洋車夫也必須實行通坐，防止逃匿互相保證，青壯年更難幸免，嚴行全盤登記，編入現役兵或預備隊。入伍受訓，因此市民暗中的長吁短嘆斗轉星移，充滿了全市的每一角落，然而不管他們控制得如何嚴密，防備得怎樣週到，終竟阻止不住市民們冒死的逃逸，所以一四萬餘市民的張家口，不多幾日，便僅僅剩下一足七萬老弱了，下餘因為畏於殘廢的不許可，仍在忍苦負痛喘息的民族們，只有像他們自己所說的一樣：「我們做了錢糧的兒子」。

他們除了殺人和抽兵之外，還強迫組織什麼工人會，農人會，青年會，婦女會，文化協會，新會，兒童團，古員公會，羊

車夫公會……等等，不勝枚舉的民衆團體，到處都插了招牌，人人須加入登記，又有什麼宣傳家聲嘶力竭，話劇團，秧歌隊，所有的青年男女都強迫參加，武裝衛的街心，隨處懸掛「綉旗七廟七」的節拍，一滿長筒似的整天假套，滑稽戲，就這種許多堅貞不移的少女羞憤自盡了。

拉夫驅迫式的民衆大會，幾乎天天要舉行，人人都感無暇應付之苦，攻佔各地打擊「頑軍」(蘇俄軍)的「捷報」，各式各樣的佈告傳單漫畫，和數年留的年畫似的糊滿了滿街的牆壁，「斯大林，歸同志萬歲」，「建立內蒙共和國」，等一類的標語，五光十色的滿眼氣花，真使你不知到了那一個國度，和造謠宣傳並行的拳手好戲，便是毒辣的圖畫政策，市外的槍聲連夜不絕在響，槍聲響處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他們「槍死一千冤不赦一名「奸」」的口號下，魂飛天外了，市內的士紳略有資產的，和過去的各公會會長牌甲長(相當北平的坊里長)，還有四鄉裏學業望的人，亦則所謂知識份子，都躲避出他們的槍口，在這難極度高壓下的市民們，於是便不得不人人自危，狼狽而不敢言，欲笑而不敢放鬆了。

他們的恐懼愈來愈多，張市民的痛苦也就愈來愈深，「張市政府」，「察省政府」，「晉察冀邊境政府」，「冀察一署」，「內蒙人民自治委員會」，「軍區司令部」，「延安總辦事處」，以及其他機關學校，名稱之多無奇不有，數目之衆指不勝屈，所有駐張市工作人員的數目，遠超過有市長的總數，說到機關學校，當然應該談談男女工作人員和男女學生的風流瑣事，交際的公函，自由的出納，恐怕談笑間也要變爲驚天動地，男女住宿不但同居而且雜處，一向打圓圓滾滾，幾言幾語，實在是家常便飯，有人曾問彭大(共黨頭北聯合大學)的一位男生爲什麼離開了北平，他毫不猶豫的這樣回答說：「我來聯大，目的就是爲了解除性的苦惱，找一個與沈鴻英的太太玩弄樂樂而已」，又有一位女生說：「男女關係絕對平等，打倒封建，以廣不墮生肉體關係，就是點光臨在一起，哪有什麼不可呢」。

種種的雜沓而來，工作的花樣也愈來愈翻新，愈來愈奇，他們爲了防止市民的不平騷動，及市民不市官的行動的產生，總要趁夜不停的滾滾來滾去，穿過穿過海至鴨窩走幾條路，市長在蕭瑟寒風之下，人人不敢偶語，不無暗殺險就是「藥」一下，那些亂滾滾滾滾，頭腦昏海海，聞香識菓子，或草結影，東家來西家去，想開守夜的來回串，就是病人和婦也不取美食入口，散衣散身，大有談虎色變之概，「清算委員會」，「復仇委員會」，尤如鬼魂似的吹着「毫無流儀，作了有

解放區剪影

史以來所傳見的大打殺，那怕你以往是無過無錯，也免不掉在這所謂「自由復仇運動」之下，在那條「打人類」的團團包圍裏，雞飛狗打，臉青鼻腫頭破血流，這棟翻天動地的混亂，就是野蠻社會裏的人類恐怕也要編為奇譚，其次又找上了商民，他們認為商人階級不學無術，實在是地地道道的剝削階級，於是對令商人坦白，以百分之二五的營業稅，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所得稅，自三十四年五月份起限期一律追繳，大點的商戶，壓得是一蹶不起，小本生意立即擱閉停業。豈但如此，學徒接受了店員公會的命令，還不客氣的翻眉瞪眼，要求和經理同等待遇，無條件加入股份，如果經理股東對學徒有所不滿時，則店員會馬上訴諸公會，對經理股東加以頑固以特的頭銜，強令披薩戴孝，頭頂高帽子持鞭棒，遊街示衆，否則便被逐出店門，商號則由店員繼承，風波才告平息。此外小有資產者和租房吃飯的人們，也都在退租退息的政策下，含着眼淚賣房變遷退還過去三年的租金，但洋車夫却鬧得無坐可拉的失業慌，張家口的市民們正處在富不能活貧不能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火坑裏，無怪他們這樣說：「八年的罪倒好受，這幾個月的苦簡直沒法活了。」

民主張垣風景線

嶺

在民主波濤洶湧澎湃的今天，全中國的每個角落的人民，都在準備着選舉，一些文化水準較低及環境正常的城市羣鄉，已初步完成了國大候選人的選舉，共黨統制下的張家口也瘋狂的製造着「民主」潮。

這次張家口的初步選舉國大候選人已經揭曉了，當民衆看到了這些人民的代表，他們沒有際意與興奮，只有憫惜與憤慨，他們知道這些所謂「人民代表」是共黨威脅利誘下的犧牲者，他們憫惜這些代表的愚鈍，他們痛恨共黨一貫的險毒手段，用這些人民作爲他們選舉的假招牌。

這次張家口選舉的一些代表中，有一個特別古怪的新聞，這就是過去日寇漢奸的走卒柯大媽也當選了國大候選人。柯大媽今年五十來歲了，中等個子，鴨蛋臉，臉上有無數的紅點，兩鬢鬚很俏皮，看來好像四十歲的樣子，她一生的抱負是「風，馬，牛」主義的，所以她對人的言談，動作，完全以「風馬牛」主義爲準則，正因此，與她接觸過的人對她都沒有什麼反感，她的原籍是河北昌平縣，「七七」事變以後，搬到張家口第四區住，她有個兒子叫何智銘，一切的言談，活像她母親，母子二人

就在日本電信電話工事株式會社和臺灣電氣通信設備株式會社裏作事，憑了他們豪橫的面皮，憑了他們辛勞的手脚，得到敵僑官員家屬的歡心，衣服，金錢，不少的落到他母子的手裏，生活實在優裕，但不幸的很，她兒子何智銘突然得了助眼炎病，經過了些時日，就與世長辭了，她數十年來唯一的期望，變成了泡影，她好像一個走向漫無邊際的大海裏的一隻小船，受着狂風暴雨的襲擊。

勝利的號角給她悲苦的命运，帶來了新的轉機，當八路軍開入了寂靜的，荒涼的死城——張家口，她竟搖身一變把過去對敵僑的醜態，投擲在

何大媽誇官

黨說：「我是個苦命受敵僑的壓迫與蹂躪，僑作了八年的老媽子產黨的，當敵僑佔領沒有一天不在想溜入，把我們這種牛馬不路單進了張家口，實了，人民的面容太冷了，早晨上的星星，寧

張家口最近選舉國大代表，由共產黨指定十六人，聯人民選舉，當場選定何大媽，胡宗樵，王大中，等七名公民代表，日前，該七人各騎洋馬，衣錦，十字披紅，胸前懸掛紅紙，用金字大書姓名，各有二人拉馬遊行誇官，同時出動高驕會，獅子會，秧歌，軍警參加，前呼後擁，大事慶祝，何大媽着古裝禮服，頭戴大花，外披禮語，一般民眾見之，莫不掩口葫蘆，咸認為此乃空前絕後之怪現象。

(張垣通訊)

好個早上的星星，寧了這個機緣，她作了歡迎共產黨的先鋒，她對共產黨的奉承與吹噓，得到了共產黨的歡迎，共產黨說她是個良好的共產黨員，她又把在敵僑時期掙的錢買了些禮品，送給八路軍，她覺得這樣更是求得人家對她認識的進一步驟，不僅可以減少一般人對她過去的蔑視，也可以洗淨她過去的非，同時如果一時運氣來了，還可以從八路軍中得些便宜，何大媽確是一個精明的人物，她雖然沒有研究過處世哲學，但她三十多年的實際經驗，確對社會人情有了個透澈的認識，事實的演變，證明了她的見識成功了，經過她的一番奔走，她被共產黨選為國大候選人。

解放區剪影

九

何大媽經過了共黨的一番抬舉，她的名字時常出現在共黨的機關報「青察業日報」上，她也常常出現在與家口的街市上，她面上充滿着喜悅，指手畫腳的向民家來一套，什麼「反對國特」，什麼「申國應廢國特」，「共黨是工人的救星」等，八化，語言化的言辭，當老百姓問她什麼是「親鄰」，「國特是什麼東西」，她無不解答，兩眼睜着，好像中了「機關」的，老百姓知道她是共黨黨的所謂實行「民主」的招牌，佩服，佩服，每當她一番言辭過後，老百姓對她寄以無限的憐惜，他們讚揚與憤恨共黨黨的這種以人民作他們的傀儡的工具的卑劣行爲。

「何大媽的運氣真好，無論是日本鬼子，漢奸，共黨黨，那一方面都吃得開」，全張家口的人在與日周旋的這侯說，這話的說出，不知是羨慕，還是諷刺，也有人在背後說她，「何大媽這什麼東西，憑什麼當這大候選人，憑什麼沒有，憑能力沒有，憑人搭太卑賤，一關對面就姓反黨異常的贊成，居然成了人民的代表，她是那人民的代表，社稷真虛偽的熱心家」。

註：風馬牛主義就是出風頭拍馬吹牛。

一篇血淚的報告

切夫

——安平人民是怎樣慘死的

自共產軍竄擾安平以後，迄今已歷時八載，處在水火中的安平老鄉，短受兵燹的蹂躪，戰雲，掠掠，屠殺，並滿非人的地獄生活，八年來安平的老鄉們，忍淚含悲悲憤交集，以下是一份安平老鄉的悲憤報告。青島之友，定會目擊日寇暴行其下，可惜現在的安平是人間？還是地獄？

敵人無算的「反國特鬥爭」

(一)「何國特鬥爭」。所謂「國特」不但名字新鮮，聲響起來也很震耳，凡我共黨的敲詐勒索不滿意者，或是語言不順向中央，以及富有威望在中央工作者，以至共黨黨魁總總打緊或剝除者，均可加以「國特」罪名，而任意解送。

(二)「反國特」的宣傳內容，共黨黨魁總說：「日本要入中國，八路軍不幫眼臉來在敵後抵抗，國民黨弱無能，中央

軍丟械失地，不戰而退，「國特」份子表態中央軍堵土重來。暗中組織國民黨勾結日寇，破壞共產黨帶救抗日幹部，打暴雷，下毒藥，下賤無恥。現在政府（偽）已將「國特」組織調查清楚，希望「國特」趕快坦白說出自己的組織，供出勾結敵人的事實，政府總以寬大為懷，不念惡惡，否則一定「拉拉」死你，讓你吃屎，拉拉死後不准親人哭，不准入墳安葬，墜在樹尖上曬乾，以後用棍子扎成繩，當作肥田粉，用在空園裏，菜長大之後，吃飽了，把中央，殺淨。」

這一連串荒謬絕倫陰險慘毒的誘語，實在使人不寒而慄。

（三）共黨反國特的陰謀

共黨黨爲了製造上項宣傳的口實，不惜用以下的卑鄙的陰謀手段。

自己給自己下毒藥，誣民衆看，說是「國特」所下。

救實無知悉民，自認是「國特」，咬出他酒所指定的人，送上共黨放槍，製成恐怖，在機關機關實處舉。

（四）打擊「國特」的方式

（1）宣傳——強迫民衆組織宣傳隊，在大街遊行，婦女穿紅綉線徽帶前導，後面千百個民衆呼喊口號，主要的是國民黨如何不好，蔣主席如何不好，百般污蔑辱罵，千奇百怪，難以入耳。

在共黨指定誰是「國特」之後，即將整個宣傳隊拉到「國特」院內，一騾叫罵，如「國特」在屋不動，則宣傳隊與盡而返，倘若「強詞奪理」分辨幾句，則一擁而入，誣罵辱罵，把人拖出門來，牽隊其前，帶到大街開鬥鬥爭。

（2）慘無人道的酷刑——拉拉：全村男女老幼一齊坐在地上，不參加者以「國特」論，共黨幹部將「國特」帶到會場，讓「國特」坦白反省，如果不承認，即動手拉拉，云認後還要打出打氣槍，下毒藥，「國特」內部組織如何，何人担任何職，問了一條又一條，可憐忠實樸厚的鄉民，那裏知道這些，做夢都想不到事情，如果一句話答不出來，就被認爲「死心塌地」，「變壞充竊」，隨即動手拉拉，所謂拉拉者，即用兩根繩子，把兩足綁住，行刑者三十八至五十人不等，分爲兩隊，各站一旁，一聲令下，兩旁的人拉着繩飛跑，婦女兒童在後揪髮助興，待到拉拉變繞了三三單地的圈子回來，一國特」已經體無完膚頭覺露出，鮮血直滴，昏死過去，這時共黨幹部一喊「別裝死」，你不說還裝拉拉你三百遭，少時，「國特」畏縮蘇醒，但是可

陣，經過了精神肉體的嚴重打擊，更不知說什麼好，共黨幹部再度施令「不聽還拉拉他」，這次比上次厲害，一拉拉就是五六里，回來時浸在大水坑裏，等到「國特」實在沒有氣了，再拉上來，共黨幹部大呼，「拉拉死了沒有關係」，再繼續問別的「國特」，如法摑制，這樣一連倒下七八個之後，第一個慢慢蘇醒過來，剛一要哭，看守的共產黨馬上把一塊大糞抹進他的嘴裏，立時噎死，還有一種拉拉方式，用一匹劣馬掛上套，把幾個「國特」綁在套上，讓馬竭力奔跑，一直到把「國特」拉出懸線，方才罷休，還有第一次開會沒被拉死，第二次開會時把用血液黏在身上的衣服用力撕下，名之為「剝皮」。

在嚴陳村拉拉孫名立的時候，其三歲幼兒跟着被拉的爸爸哭叫，當下被共黨摔死，稚子何辜，遭此慘刑。

以上這些比「車

不知共產黨，怎樣想人類惻隱之心何在？

類，為什麼充滿了這在這裏我們得到如下羣缺乏人性的動物。

(五)在安平縣

願意提出一兩件做一

慘！一次砸死一百四十三名

共黨近在×縣大張各莊一帶，集中民衆開會，當場辦「壞蛋份子」之名義，用石塊砸死無辜良民一百四十三名，民衆觀之，恐怖萬分，當即四散逃亡。(潮)

「還厲害的酷刑，出來的，捫心自問，難道說共產黨不是人傑獸性的恐怖行爲，的結論，共產黨是一個忠實的報告。

嚴陳村魯據清，全家十七口，事變前家道小康，近來共產黨推行土改政策的結果，尚餘地二十餘畝，好善樂施，鄉民愛戴，因此受到共黨的嫉恨，變之他家有四男一女，在漢中軍閥一帶求學，便變成了共黨的肉中刺眼中釘，結果給全家戴上了「國特」的帽子，逼迫全家承認，並且派人監視不許談話，鎮日侮辱漫罵，不堪其虐，一家束手無策，廢寢忘食，一個個形銷骨立，奄奄待斃，開會時還娶親去參加，因為監視嚴密，想自殺也沒有機會，在一天的傍晚，魯據清夫婦開會回來，滿臉渾身的人屎，一步一步的爬着走，趁監視人不在，夫婦二人哭別九歲的幼兒，相惜自殺，一人跳井一人上吊，做了他們最後悲慘的歸宿，其弟臥床三日，服毒自戕，這樣斷送了三口的性命，以後不准親人哭，不准親友幫忙，不准入墳，這些殘酷的事蹟，不但說着

酸鼻，讀者傷心，就連筆者寫下了這些悲慘的字句，也是心漸欲裂。

還有前張莊村的張洛瑞，共黨藉「國特」之名，謫其家產，兒子強迫充軍，最爲令人髮指的，是他的兒媳婦，被共黨張姦霸佔。

還有商民王東旭，共黨派使以邊幣一與七之比兌換聯鈔二十萬元，伊實無力担負，不免分說幾句，致招共黨之怒，加以「國特」之名，被拉七八里後，經多方說和，家產蕩盡，才算完事。

龍溪縣數的共黨暴行，現在正在安平繼續扮演，那裏的鄉民也正在受着苦難，他們不希望天堂，只求脫出地獄，早明的當局趕快救救他們吧。

東北歸來話解放

紀實

——一個共產黨女幹部的傾訴

前幾天，一個名叫康雲亭的共產黨女幹部由東北逃回來，坦白的述說了她的苦楚，她是離別村縣工會幹部耿之三的姨太太，因爲最近才由東北歸來，目睹東北蘇軍暴行，共產黨人不但阻止，反倒助紂爲虐，公開出賣民族，因此，她非常憤恨，才毅然回到國內來的，她說：「我和耿之三結婚，是在關外，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家中還有老婆，因爲凡是開往東北的幹部，都是先要家內離婚，再實行結婚，這是共產黨的上級指示！」她說着這非常氣憤，因爲她上了很的當。

一我參加共產黨工作，領導婦教會，完全是爲了抗日救國，不想抗日戰爭結束了，共黨不從事復員建國，却專事破壞，亂勾結赤色陰謀家，出賣中華民族，凡是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自然都不願意這樣幫助他們慘害中國同胞的！「異常感憤海誓的心情，充分的流露在她的言辭中。「我在共黨中，受盡了他們男幹部的調戲與污辱，把我們婦女，完全看成精神慰勞品，「婦女解放」完全是引人動聽的高調子，婦教會的全部工作是：組織婦女，領導婦女，提撥錢糧不合，撥動青年婦女去慰勞場幹部，做他們的消遣品，整天價是這樣受玩弄，還是不「解放的好！」「亦不覺得揭破了共產黨高唱「解放婦女」的把戲。

最令人痛心的是東北蘇軍，見女人就強姦，見東西就搶，被子、物品、傢具、榮草，什麼都要，鈔票更搜刮無微不至，所

解放區剪影

解放區剪影

一四

以那裏的老百姓、女人、都過了光和齒、化成馬鬃、屋內什蘇東西都不敢放，共產黨不但不加以阻止、相反的，却幫助他們趁火打劫。在「蘇」的時候，他們等人家看門，他們還無辜的去接蘇軍或蘇師，說這是幫友軍來解放我們，老百姓說：「這蘇解放我們不帶，比十四年的日寇厲害十倍！」共產黨對這到「民」的反對，由上向下的組織工作，無法開展，於是利用這些殺手段來對付。每天一縣中總有二三十人遭莫須有的罪名，逮捕嚴密。唉！這太殘忍了，無辜的老百姓受了十四年的壓迫，勝利的結果，却比「蘇」還慘；有人味蘇軍國人，能這樣當刀子手來宰割我們自己同胞嗎！

「人急造反」，老百姓沒了辦法，眼巴巴的望着國軍不來，如是他們只動起來，拿大刀槍木棍，英勇對抗黨的也不少，共產黨幹部，時有被人民通報的消息，東北雖然亡了十四年，但是人心還未死，比關內的情況還複雜！

共產黨現在因為選受到東北人民的反對，所以最近工作也就停頓下來，上級佈置的工作是：宣傳共產黨的優良，及時撲交通，阻撓國軍接收，清除「特務活動」……。

「現在共產黨東北幹部也腐化了，穿西服、坐汽車、發復財、玩太太，都盛極一時！」

「東北的工口、物品、糧食、機器，一切一切完全由共軍協助之下被蘇軍運到西伯利亞，這真是見拜協助的建設復員了！」

「共軍在東北大約有三十萬人，武器都是蘇軍投降日軍的槍械裝備軍來的，很齊全，不過士氣却十分沮喪，共產黨雖然時常給蘇軍獻財，但也常常被蘇軍光顧他們的婦女幹部，及抄掠共軍的物品珍寶，這種引狼入室，出賣祖國的勾當，我與不贊成，絕不贊成，原先不過抗拒日寇，把我吸進去，原來民主、解放、空談，却長途，今後我軍新做人，努力報效國家，來補救我過去的錯誤。」她非常感慨的說了這些話，心中好像還有無風的毛禱向人家說，因為種種關係，只好中止了談話，「若不把共黨肅清，老百姓不能生活，中國永不能復興。」她很氣憤，也很頑固，一直很晚很晚才走去休息。

她的話雖然龐雜，沒有頭緒，但却確實的揭破了東北的謎。

一封可以公開的私信

友

這是一位朋友 新近接到他的一封信，內容是關於共產黨的私信，這私信，並未打算發表，而且

原審信人又是一位「武人」，文字也並不十分好，不過，惟其它並不是打算發表，所以其內容也便更真實可

靠，茲特錄刊於此，以見解放區情況之一斑。

——記者——

吾兄台鑒：前在梁陽會接到兄由西安來函，以未能一展為憾，本擬於五月十二日，由洛陽北渡去豫，到了所謂「解放區」，見到了所謂「民主」，真是毛骨悚然。他們將老百姓，爲：老太婆、老婆婆、婦女、兒童、兒童、兒童，簡直沒有一個男人，平時生活除受「開會」外，不敢多走一步路。多說一句話。連到田裏種地，也得請條子才准去。夜間不准開大門，以便「聽動」敵人的消息，因爲說「不領」，被害的人不少。爲了便於「聽動」所有的消息，「打聽」發光了，老百姓只能吃小米湯飯，不能吃肉，隨時有「受驚」，「頭昏」來查。要是吃了一頓乾飯，就當加派「公糧」。想起公糧更是既害萬分，好多老百姓，把一年的糧食都存了，還不足規定。這晚了按日數加派，依他們說除了派布和鞋襪與蔬菜外，再不派什麼別的，可憐難說了。不過，這比他們所攻擊的舊中國的總合，還多的多呢！以前好多人——尤其女人們，對共產黨的歌頌讚美，我懷疑這些人說着可憐，自己說着的可憐，又輕而譏人說的可憐！事實上，這些人簡直就是「老毛子」黨黨的黨好，自命爲「進步份子」的人，從此以後，應該擦亮眼晴，把忠奸分開。這些民族敗類，必須消滅，在停戰命令頒佈後，十八日，我們在孟縣的一個營，被奸匪七個團的兵力襲擊了，因爲完全出乎意外，所以受了很重的損失，而撤出孟縣，現在想報仇吧，又有執行小組限制了我們的行動，我們祇好忍耐着，共軍的術很高明，以至少十倍的兵力，將一個孤立的據點包圍，將促老百姓（有多至數萬者），一波一波的向前衝，用老百姓來消滅我們的軍隊，等彈盡的時候，他們才開始衝鋒，或者你會懷疑老百姓爲甚麼會願意送死呢？但是，不上前衝，土匪便用大刀砍死他們，我們一次得到一個共軍營長、和五個老百姓，老百姓親自對我說：這位長刀上的血，就是砍死一個怕死的老百姓的證據。

蘇聯在東北不撤兵，我也沒法子回家，但是，我還要知道一些家鄉的消息，請兄暫時將可以公開的消息，賜知一二，好安慰安慰孩子的心！

我並沒有升級，我現在對於軍營生活很厭倦，本來打算回家去，現在又辦不到了，只好希望蘇聯時，能够不餘，好去受「轉業」訓練，改一政行，誰香辦到，只有且聽下回分解了。按字匆忙，謹此敬祝健康，弟○○○五月三日於孟縣白坡。

解放區剪影

二十世紀的殺人藝術

——解放區的酷刑紀錄

凡談過關於西班牙巴塞隆納（Barcelona）監獄的殘酷的非刑紀錄的，都不會忘記當敵人統治淪陷區時期所謂「人間地獄」的虛兵險的刻毒的刑罰，使所有的人都為之戰慄。而時時在恐怖中生活，然而勝利之後，我們得以重新自由呼吸，享到了和平的保障，誰知道想不到這樣的淪陷時期的「人間地獄」，又隨了共產黨所謂的「解放區」而越發開拓了地域，除掉城市之外，使更多的廣大鄉村的無數百姓，陷入了更為悲慘的恐怖之中，較之敵人統治下尤甚且廣；「白骨擄天，碧血滿地」用這八個字來描寫，並不算誇大的形容，這樣大規模有計劃的屠殺人民，較之丹世紀歷史上的任何屠殺事件都酷烈，十足地暴露了人類的獸性，以致使人民將「解放區」稱之為「無人區」，凡能逃避者差不多都紛紛避往城市，至於一般仍居其中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時時恐懼着自己的生命會被給加以罪名，而用來完成共產黨的「殺人藝術」。

一般老百姓雖然已經隱忍痛苦百依百從，然而共產黨却終日想盡方法來屠殺他們，我們願意把這一切記錄下來，作為歷史的血賬，使人人知道共產黨的集團，只是一羣喝血的魔鬼而已。

共產黨對「解放區」的百姓戴上的罪名，在過去是用「漢奸」「新民會」「汪派」「托派」等，但目下則名目繁多無奇不有，茲概要統計如後：

- 一，國特！——就是國民黨特務之謂，這是最大的罪名。
- 二，變天派！——就是願中共統治，變作中央領導，謂之「變天思想」。
- 三，等蔣派！——願望中央的百姓。
- 四，翠湖！——在地方上有威望與有產者之專用罪名。
- 五，反動頭腦！——反動係指異己，頑固係指對共產黨不贊成者。
- 六，敵特！——實為日寇工作者。

此外更因為政治協商會議的緣故，有許多不便公開，遂又產生「破壞份子」和「壞份子」兩種罪名，頗名思義，這兩個不黨罪名內罪名，是可以隨便加到任何一個壽長百姓的頭上的，而且罪名定得極其廣泛，「欲加之罪，不患無辭」，遂使他們隨時所犯的滿足他們渴死的本性，殺戮無辜的吉註。

至於解法的方式，又曾經這些刽子手們絞盡腦汁想盡方法，而謂日來六親的設法表演，作為對百姓的威嚇和他們的禦寒，差不多凡是一個人被確定了他們所加的罪名之殺，便舉行奇譎「坦白鬥爭公審大會」，強迫犯人自述罪狀，由民眾集體公審（當然是御用民眾），極盡污辱揮打之能事，最後判決他是否該死，假設幸而不死，他的身體和財產也必得受到莫大的損失，因為鬥爭的時候，同時要鬥爭財產，大談一頓，暴民乘機搶掠，甚至拆房掘瓦瓜分土地，結果弄個家產蕩然存無立錫。其次再就見聞所及說一說「解放區」被害人民的酷刑和處死方法：

除去鞭撻子，和合洛，香火廳，烙鐵燙，敬頭，槍斃，刀挑，腰斬，活埋……等司空見慣的刑法之外，其駭人聽聞和新興的刑法則有下列幾種：

- 一，鹹食——給受刑者以薄質極多的食品，禁止渴水，脅迫招供。
- 二，鐵上坐板凳——屋樑上掛二繩環，上蓋板凳，令人坐於其上，不准飲食睡眠，派人看守，如果略一鼾睡，看守人就大聲驚嚇，掉在地上時再置其上，如此繼續多日，以致受刑者頭破血流，甚至身體殘廢，神經錯亂。
- 三，摔刺蝟——將受刑人衣服剝光在佈滿鐵刺的空場上來回推滾，等到氣絕身亡，全身的铁刺有如刺蝟，獨特多受此刑。
- 四，碾核桃——將被告死罪者牽到山地多石的地方，拿石塊亂砸頭部，直至頭骨限裂發裂近裂為止。
- 五，四馬分屍——將受刑人的手足分縛於四馬，使其一道而馳，受刑人因體支解而死。
- 六，拉拉——將人縛其雙足，繫以長繩，由人或牲畜拖地拉飛跑，至被拉得骨節露出方罷，又名「坐免與車」。
- 七，特別快——拉法向前，不過是在水上拉死。
- 八，種人——將人倒栽在土坑內塞氣死，又名「倒栽葱」。
- 九，坐飛機——將受刑人由四人分扯，懸從塔頂或高台上丟下來。

解放區剪影

能自洗，這樣的虐待必將促使他們有一天起來，也照樣辦一開「躬身大會」的。

「解放區」的統治者若是不想把自己作成像張獻忠一類的罪人，就應當及早徹底洗淨你們血腥的手，好使人知道你們還在留了一點點人性。

這是一篇充滿着淚血的報導，我們實在不忍的把它記錄下來，不過爲了中國無以無窮冤死的老百姓，爲了人道，爲了人類可恥的獸行，我們不得不向全世界有理性有正義的人士，提起嚴厲的控訴。

血淚斑斑話津南

趙鐵民

一、六條罪狀

(一) 國特：凡在外經商作工，教讀，遊蕩者，或在鄉間不就其館，或就其館而不澈底者，或識字之人在鄉間稍有名望者均指爲國特。

(二) 通敵：凡在伊之所謂解放區之人民，如有因事赴敵佔據之區域內，現在國軍駐守之地點者，除有伊等使命前往工作之外，均指爲通敵。

(三) 資敵：凡伊等所謂解放區所有物資，完全凍結，不准絲毫流入敵佔區域及國軍到達之據點，倘有違反規定，不論在家，或在集市，誤將物品賣於敵佔區等人民之手，一概以資敵之罪名，重者槍殺活埋，輕者處罰，或沒收其家產之全部。

(四) 有槍：凡在事變前，購槍自衛之戶，於事變後，槍已失於敵佔之手，或已交於抗日部隊，取有執據可證，伊亦認以有槍不交之罪。

(五) 漢奸：凡出外經商與工作，久不回家者，或在家稍有知識而不與伊等合作者，均指爲漢奸。

(六) 封建：凡其祖上遠在前朝曾任官吏，或本身具有功名者，均指爲封建。

二、十大門等

(一) 上高台：在村中廣場地上築土台，上搭席棚，招集各村民衆，並婦女會，姊妹團，小組隊等到齊後，由本村農會損

任將被鬥爭者用繩綁解送台上，迫令自述罪狀，名曰坦白，此種罪狀明係誣許，逼得挾扶自認，稍有遲疑，即被掌嘴，倘一分辯，即大喊「不准國特強辯」之口號，在衆聲嘈雜之中，將被鬥爭者，一脚踢至台下，男女齊上，棍棒交加，頭破眼腫者有之，筋斷骨折者有之，死而復甦，或復活打死者亦有之，去年九月間，共黨在新海縣半二莊開擴大鬥爭大會，同時被鬥爭者，（即被誣爲國特之人）共有二百餘名，其中有該縣齊家莊劉少雲者，受盡毒打，堅不承認，大義凜然，侃侃而辯，寔爲玉碎，不爲瓦全，伊等知其一時不能屈服，遂將其帶至南鄉，監令反省一月之久，終未軟，又復帶回半二莊，軍行開會，施以種種非刑，嚴厲鬥爭後執行槍決。

（二）穿孝袍：凡被誣有罪名之人，在高台上鬥爭後，概用白紙製成孝袍一襲，孝帽一頂，令被鬥爭者穿戴身上，復用長尺半寬一尺之雜色紙二塊，一寫「壞蛋」二字，一畫「大王」一個，分貼胸前背後，兩臂倒捆，用長繩拴其脖項，由小組隊在前牽引而行，農會等隨後擊鼓鳴鑼，婦女會、姊妹連等亦隨行助喊口號，週遊各村，每走數十步，迫令被鬥爭者自喊，例如「我是一個大壞蛋抗錢一百八十萬」等詞句，喊畢各會亦一齊大喊「打兩下」之口號，於是手脚齊下（或扭轉）亂打一頓，遊行三日抄家封門，或令其自認處罰，並隨同辦公員在機關中長期敬禁。

（三）戴高帽：用白紙糊成三尺之紙帽一頂，上端邊出紙鬚角二個或三個，戴在被鬥爭者之頭上，再用雜色紙繪成「元龜」「野兔」等形式，貼在帽上，亦是兩臂倒捆，用繩牽引擊鼓遊街，訕笑唾罵，一齊亂打，同上不贅。

（四）披坎肩：凡伊等認爲罪犯較輕之人，除鬥爭坦白外，得免遊街之處分，僅令披一坎肩，前面寫取消公民權幾個月等字樣，後面寫壞蛋二字，在執行期內不准私脫，如私脫一次，被其查覺或被告發者，多罰一個月，如少穿一天即多罰二個月。

（五）耍母猴：在去年九月間，有許官屯七十五歲之老嫗孫氏，衷心盼望國軍，不覺脫口說出，適被婦女會聽見，立即報告小組隊農會等，將該老嫗帶去，用高繩方繩數張，以次懸起，高而且危，上置椅子一把，令老嫗立於椅上，迫令引便溺，振頰相問「國軍來了嗎？」國軍不到不准下來，後因該嫗頭暈腿顫，由上跌下，立即摔死，移時方避，小組隊等大叫與母親之口號而去。

（六）關頭圍：凡年高有德或身有滿清功名之人（如秀才等）皆爲老頭圍，按頭圍之成分定其處分，重者即用草席編製之

去幾幣一擲，上按發鑿子殺一個，用作頂子；又在褂上前後各貼一尺見方之白紙一塊，上繪惡獸形狀作怖服，並追令大鴉四方之步，以轉觀衆之嘲笑，復又鳴鑼遊街，任人揮打而後已，去冬臘月縣署內有秀才楊執中者，因氣憤難忍投井而死。觀者即令小組隊農會等，在其門口大擂其鼓，又令婦女會姊妹連兒童隊等闖入其家，大唱國歌，並叫聲呼號，鬧的家神不寧，甚至六戶不舉其後，自願將青年婦女參加其會，並遂以頑固進步之佳名。

(七) 鑿紙人：凡鄉民有毀謗農會者，即爲破頭份子，立予鬥爭，在去年六月間有嶺山縣之梨園村林安亭者，因說農會不好，遭被小組隊等聽見，立報農會前來抓人，惟林安亭乘機脫逃，隨將其子林江池捕去，非刑毒打，死而復生，伊等又異想天開，糊一紙人，上寫林安亭三字，並寫出罪狀數條，追令林江池懷抱紙人，鳴鑼遊街，一面口稱爸爸，一面高聲宣讀其父之罪狀，遊街三日，回至本村，將紙人置於街頭，執行槍決，大威槍決林安亭之口號，並沒收林安亭之全家家產。

(八) 耍黑熊：在去年五月間，有海縣，張八寨村趙密果者，家道富厚，而性情耿直，致遭農會之忌，隨將趙洛黑及其子趙金順，同時捕去，因趙洛黑之黑字聯想到黑狗熊之怪物，於是追令趙洛黑，反穿黑毛皮襖，頭戴木帽，繪成狗熊臉嘴，手拿大木棍，腰帶鐵鎖鏈，復令其子，手舉大鐵勺，而勺內放些糞球，在前引導，父子二人表演耍狗熊之姿勢，遊行各村專道，倘有游意，或有不合款式之時，小組隊等即喊(打雨下)之口號，手足齊下，掙打一頓，連遊三日，並將家產沒收。

(九) 看怪物：凡祖上做官遺有佃田者皆爲封建，縱令子孫開通，亦不能免其祖上封建之罪，查嶺山縣趙毛村孫姓，原係滿朝宦家，姓趙顯族，該村翰林之嫡孫名孫且初綽號五點糕，據此綽號，此人之混厚心實，可想而知，在去年二月間，經小組隊等將孫且初與其子媳同時捕去，翁戴大如磨盤之紙帽一面，上戴紅色小蒲瓜一枚，用作紅頂子，又用鴉子亮聯貫一串套在膝間用作朝珠，身穿馬蹄袖的大孝袍，媳帶祖上遺留之鳳冠霞帔，又將封諱寫在身上，並寫封建及其他一切標語，繩索繫媳魚貫遊街，並令佃農沿途打罵隨便唾吐，每至一村，小組隊即大喊看怪物之口號，遊街後，又令佃農高坐堂上，追令翁媳跪在下面，行三跪九叩之大禮，並向佃農口稱大老爺，而佃農高聲應之，又令子媳向佃農口稱大奶奶，而佃農亦必高聲應之，此名老寶孫翻身，迨至遊街完畢，釋放回家後，該媳羞辱難當，懸梁自盡。

(十) 帶紙靠：鄉村觀其堅苦守節矢志不二，具有特殊之榮譽者，均指爲社會賢婦，謂其已身既已失去生產之天職，並有

傳桑花之姓結，應受處分，以儆效尤，法用澄紙剪做小手黨一個，套在被處分者之兩個大指上，又調油爲圈，令立於內（或在烈日之下），暗中監視不准少動，倘或以爲監視無人走出圈外，及紙黨查有裂痕者，即謂其貪燥不貞，施以毒打，有山東無隸縣新集鎮年六十餘歲婦，竹峯松良，名著鄉里，如法處分外，又誣以母子通姦之罪，鳴鑼遊街，迫令自宣通姦之經過，侮辱嘲笑，不一而定；古聖立教，示爲可達，先哲垂訓，允作典型，即或有不合現代有違時宜之處，情亦可憫，又何必戕其本性而後稱快，其他如有宣傳舊道德或提倡舊禮教者，即在壁上粘貼膏藥一張，或用白紙剪一領頭，封在壁上，無有命令，不准啓封、嗚呼！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翻地爲牢，有違監察，良民何辜，受此慘苦，此外尚有在門口掛黑帶，畫大王八、懸小棺材，及在門楣上大寫潘長萬年等字樣者，此乃其餘小事耳。

三、八種組織

上述各節，即共黨鬥爭民衆所舉之大概情形，至於所殺被害之人，乃係略舉一二藉作證明而已，各村被鬥爭者，最少亦有七八人或十餘人不等，而且一人有被鬥爭三次或四五次之多者，凡鬥爭者，家必抄查加封，所以津南新縣各縣，因被鬥爭而來津避難者，爲數至多，試問在外流離失所之難民，缺衣乏食，無家可歸，父子不能相顧，兄弟妻子離散，此種苦況，真令人言之傷心，思之落淚，最可恨者即該會小組織等，因係壞蛋組成，所以幸災樂禍，無惡不作，誣誣陷良善鬥爭民衆而外，所有在各集市及各路口搶劫糧食搜毒鴉片之事，皆係伊等担任辦理，惡如虎狼，毒如蛇蝎，地方民衆在伊等壓榨之下不敢言喘，婦女會，即十五歲至五十歲之婦女，內中首領，皆係淫母之婦，到處罵娘，打倒康恥與禮教之主義，並宣傳寡婦與處女私生小孩者，皆吃雙分給養等事，姊妹連，即十六歲以下之女子，專學扭秧歌，唱歌曲，而爲共軍之饅頭品，每日演習扭秧歌，令女子與勞工隊一男一女配成輪式，走三步，倒兩步，互扭互唱，如若扭倒，即男女壓羅，全場鼓掌大笑，但良家之女，在被逼初學時，每每滿臉含羞，不敢抬頭，此時萬惡的小組織等，反用毒筆一把，或木棒抽一個，強令該女加在羅內，形狀醜態不堪明言，非至該女取消羞態面帶笑容而後已，傷風敗俗至此已極，兒童隊即十五歲以下之幼童，派赴各家裝做間探聽消息，各村民不論男女有說破壞話者，即報告該會去鬥爭，問香臉，即十歲上下之男女幼童，每在村民開飯時，即赴各家門口嗅嗅其味，如有香味者即報告該會等，齊來聚吃，因此各家香油不效用，白麵不敢吃，等工會，即與人作備之勞工，被共黨利用他視雇

解放區剪影

二四

牌，又將關聖像搗去髻鬚，抹以糞屎，其他如某姓之禮書，用作手紙，某家之祿像，改放春宮，其種種皆乎人情之惡行，不一而足。

(四) 敵敵敵擊樂樂，共黨以前對於抗日工作，即敵走我來，敵來我走，名曰游擊。術者，不過如此，最可恨者，每遇敵人防防未出討伐時，伊必驅使民衆趁其近處大聲呼喊，發令敵人聞知，俟將敵人引出時，伊必乘機退走，惟將民衆拖在後方於不顧，敵人打死民衆愈多，彼愈痛快，又或敵人憤怒，放火燒毀某村，其必相慶曰：我又達到目的。一村。又日，降服後，圍攻奉命守城之部隊，每一門兵最少配徒手民衆十人，驅之在前，返回則用掃帚掃殺，攻無捷之六旅，新海之保安隊時，盡皆如是，殺人盈野，亦云慘矣。

(五) 抽丁擴軍誘惑青年 共黨在鄉村活動工作，內爲七分政治，二分軍事，一分抗日，所謂七分政治，其主力盡在勸誘人民參軍，所以對於參軍，編出許多「光榮」歌曲，流行鄉間，大致結尾均是「惟有參軍最光榮」之句調。凡參軍者，必令裝束十字紅雙蓮花之式樣，騎高頭大馬，縣長拉馬，區長壓轡，遊行示榮，先到自家門口，其婦裝束而出，週到致賀，至表敬禮，又令各村青年婦女及姊妹連等，各持紅花一束，插在參軍者之身上，遊行完畢，又高搭彩棚，令參軍者登立台上，各高敬辭部輪流致詞，台下各會及民衆，大唱光榮歌，以此誘惑青年，各地青年，實於淫威，不敢稍有反抗，否則身臨吃虧，全家遭殃，此外，冬天「凍兵」，夏天「晒兵」，禁閉室「餓兵」，大火橋「娶兵」，排上隊「拉兵」，遊歌球「孤兵」，真是花樣翻新，不一而足，總之，祇要被「幹部」內定，就勢必當兵不可了。

五、一個模範

鹽山縣，南吳褚村，有髮蛋吳廷聖之女名吳玉潔，粗識文字，容貌妖冶，初適本縣劉家橋村李姓爲妻，不安於室，百般刁潑，事變後以抗日爲名，參加八路，種種淫行，難以枚舉，時人稱其父爲八路軍之老丈人，顧名思義不問可知，嗣其父吳廷聖，因通敵被斃，吳玉潔遂投入敵方，與韓國人金勳熱戀相好，乃兄吳玉昆，籍貫充作憲兵隊長，兄弟同好，作惡多端，趙毛陶、孫清泉，即被陷害之一，最可怪者，金勳熱死後，吳玉潔懷抱其姘處期內所產之嬰兒，榮歸故鄉，此時共黨中之舊交，如王冠印等，銜垂查來，盡相稱賀，謂其坦白無私，真能澈底性交公開，可爲女界萬世宗法，隔其門口「女界模範」，贊吳玉潔

父子兄妹，皆集巖山有名漢奸，惡行昭著，盡人皆知，而共黨不但不明正其罪，反曰避行可風，打倒蔣槍，可見一斑矣。

一個鬥爭會的紀實

王荷

一月二十三日的早晨，太陽從東山上出來，顯得格外紅，宣告着多少人民被驚醒，不管那的太陽好像這殘忍歡聚流眼淚。

「共軍號稱『解放區』的東通鎮村，總罷了，要全村的男女老少去開會，這事這天是非常重要的，誰不參加就是誠心捣亂的『特務』，綿羊似的老百姓連半個不字也不敢，只好去參加。不多時，開會的老人，男人，女人，成羣結隊的走進會場，連一向抱病的王大狗，也被逼着來。」

中司鐵村治安員喊了開會之後，主席上台了，就是村長馬大湖，他瞪着兩隻眼，臉顯得格外可怕，好像有人得罪他，說：「今天這個大會是清算復仇大會，有仇的報仇，有冤的報冤，那些『國特』天天壓制我們，今天我們開了身，要向他們算賬，今天清算的目標是暗村王三保，高文斗，劉一，及楊二小他媽。現在先進行王三保，誰對他有意見？」說了，態度更嚴厲，暗示着洋洋得意。但是村人不作聲，他們心裏明白，今天提出來的人都是忠實，敢直，向來奉公守法，從來沒作過賊外行動，為什麼清算他們？大家滿腹疑竇。

被鬥的人像宣佈了他們死刑似的，心裏怦怦跳個不住，混身在那裏打抖，好像幾隻木雞在場裏。治安員支離捏造首先提議說：「王三保會說中央軍好，人多武器強，這種造謠份子大家說該怎樣制裁？」抗聯主任李祥兒說：「這種人就是企圖勾結頑軍，分裂解放區，我的意見是該棒打，看他這造謠不造謠？」但王三保吃吃的說：「你們原諒我，我向來沒有這樣說，你們原諒我，我也沒法子，但我絕不承認！」長會主任王大拴說：「這種人造謠還不承認，其氣更不行！」婦女會主任張英兒也立起來高呼口號：「清除造謠份子」，「我們就徹底造謠！」「清除『國特』的陰謀活動！」其次高文斗也一樣的口口聲聲求大家（幹部）意見來處。高文斗的造謠是這樣，工會主任劉黑且原諒高文斗在八年補了地三完規，如今向他討要，但是高文斗這道小康，向來沒有欠下人家的債，自己常常莫名其妙，為什麼劉黑且原諒高文斗？村人更替着這

存券約款知其來，高文斗催會再長工借三元就晚；又乾等了八年？

工會主任劉熱且說：「三元錢能換現在的幾區票三萬，按日精計算八年來最發六八百萬，自我不要，糾紛會抗罰吧！
村長馬大湖說：「高文斗你就趕快折賣家產好了，限三天交清！」治安員賊聲說：「劉熱真真光榮，我們團向他看齊！」這時高文斗心裏明白過來了，欠債還錢只不過是讓行沒收家產的幌子，劃了一個自行變賣的圈子，沒辦法只好半個不字也不敢吐，任人擺佈。全村的人更

下場就是劉大炮，他年前，受不了共軍的騷擾，於是偷偷回家看看父母，捉時去，今天也來大會上，村長首先喊：「你們看

他工作，聽兩敵軍做買賣，團團用小米來結帳，每女小米九百斤，還是上級治安員又指手劃腳的罵了百天，每兩天一斤恰合九

：「那麼劉大炮你兩天交

管劉大炮抓一把汗，因為他不在家，家計很窮，他在外邊因為運氣不佳，不但沒有賺錢，幾乎連生活也維持不來，怎能担負九百斤小米呢？劉大炮在一旁只是唉聲嘆氣，沒有一點意見。最後楊二小他跳上台了，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媽媽，村長照樣的宣佈了他的罪狀，「壓迫虐待婦女，與共軍深交好人，畏不了的被懲罰。」抗聯主任，婦女會主任，兩人着急的提出了下邊的意思：「俺兒聽道話，賠不是，將小米五石，並扣半途中一百天。」兒媳婦得意的跟笑得沒臉兒，還自言自語的說：「你這個老

鬥爭競賽

慶雲縣共黨規定若干村莊為一臨時「鬥爭區域」，由幹部人員負責，召集鬥爭大會，各村內組織文字或以前曾在軍界服務者，或地級較多者，均在被鬥爭之列，鬥爭方法，於是見報處是成績優良，該縣大新寨村新團員，被目為鬥爭對象，於委員呼喊下，跪陣齊下，當場打死，另有被鬥爭因而斃死自殺者，計有十三名（婦女四人在內）慘不忍聞。現在該縣全境安善良民整日坐如稿瑟誠中。（慶雲通訊）

氣憤，但氣憤有什麼用！是在北平做買賣的，在五，掏出「解放區」，這一不想再按不響，被除奸組弄清算。劉大炮到了台上，着道「送奸」，抗戰期間賣，他應該把他五年的抗兩天交小米一斤，五年整命令，你們說對不對？」一會說：「五年共一千八百斤！」村長又命令的說齊好了。」大家聽了，都

英國，今天該你侍奉我；你也認得青年婦女是解放了。」當時村長宣佈散會，把他們這些被清算的人一個個照他們的襖佈扣起來。村人們一個個敢怒而不敢言，心裏想怎麼就沒有有了天理？整天張口民主自由幸福，閉口解放民主，原來就是這樣平白無故的給額按罪狀，而加以殺害勒索壓制嗎？

「小毛澤東」

同

前兩天一個共產軍民兵游擊組黃仲華，因不堪共產黨的蹂躪，率領隊員十四人，帶步槍十四支，手榴彈二枚，向政府投誠，他們根據身受的苦痛經歷，坦白的對共產軍下級幹部的種種非人道的行爲，作了以下的控訴：

「我們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共產軍硬把我們拉來當民兵，給我們幾桿破槍，令我們作心裏不願做的事，稍有不從，便會做去實打，硬讓我們去送死，誰不是一個中國人，誰願意受他們這種壓制！」他說游擊組受了莫大的委屈，其餘的人，也異口同聲的說：共產軍真害得我們好苦！

「這還不算呢，我們中間有吃了老婆醋，如胡凍兒娶了個漂亮媳婦，村幹部黃老金却硬派他當游擊組，令我們集體睡覺，不讓他回家，他却偷偷的娶了人家老婆。胡凍兒雖知道了這事，但惹不起立眉橫眼所謂「幹部」的黃老金，你說有什麼辦法！」他說非常氣憤，胡凍兒不由得眼淚直流！

「他們把村中略富有的都硬說是「國特」，清算鬥爭，如臨文海鬥爭硬派了十八萬元，黃老修罰了八萬，黃老考罰了六萬，至於我們集合時稍遲起一步，竟會受一頓實打，搬運到燕裏扣起來，罰些白面大米才算完事，這些受罰的，我們十四人中，剩有七八個，有時，我們並沒有觸犯幹部，他們也硬給我們「反抗」，不是受罰，就是坐小籠，如胡絕明，扣了十天，還罰了小米一石。

「村幹部時常故意串人家看媳婦，半夜後請人家女人被褥子，全村雖有姿色的女人，差不多都遭他們騷擾了，誰也不敢出口氣，幹部們每天腰裏帶槍，瞪着兩隻怪眼，在街上巡來巡去，誰敢叫個不字！」

「我們村的黃老金，是共產黨裏的一個驍將仗，外號叫做「土皇帝」又叫「小毛澤東」，全共產黨誰也不如他毒人害的多

解放區剪影

二七

地主是敢怒不敢言的，村政委時常對長工講話說：「毛主席對你們好不好？可是你們也要對毛主席好呀？以後毛主席令你們做事，一或緊，當担柴，抬梯子，你們一定要自去呀！……」，所以每次共軍的攻城掠地，那長工們算是討了好差事了，抬梯子：担柴，抬梯子，多半是他們，名義上還得承認自動，其實那個都是被迫去的！由出敵之日起，地主每日須付長工三十斤小米，名曰「代勞費」，所以敵至現在止，村中的人除了極少數地流流恨外，沒有不切齒痛恨共黨的。

村公所……村公所的正副村長，由村中極無賴的人來担任，但他們只是村中的傀儡，不過，村中的主要職務全由他們經手，……

……農救會……農救會，是共黨鄉村的基層組織，設正副會長各一人，是當中的地痞流氓，是共黨的劍子手，一切慘無人道的非法行為，全由他們一手造成，凡村中極沒品格的壞蛋，全須加入農救會，躬比為首，無惡不作。

……婦女會……婦女會，是各村已結婚的女子組織的，正副會長由村中極無賴的少婦担任，她們的任務是……，慰勞，歡送，歡迎，偵探或站崗的工作也有時由她們担任。如有過壞或作惡歸來之部隊，均須她們會同遊隊隊員……

……挑選其他村鎮的婦女，陪同着護和「慰勞」，如係重傷兵不克以食時，他們須向窗口喂哺嬰兒一餐，就是傷兵大小便也須要他們親手扶持，假如他們不高興或反抗的表示，那除掉本人受「特別訓練」外，他的家長亦要與着罰款，這次和馬……

……看護醫院，一婦女在扶持傷兵小便時，被該院一新醫看見了，攔不住的笑了一聲，該院長大為震怒，非該院婦女扶持不可，結果除了他二人被跑回家變子代替外，還罰了批處勞金……

……慰勞團……慰勞團是村中未濟的女子組織的，他們的任務和婦女會差不多，……

……比較少，可是重大的事情如看護傷兵，徵出征的軍人，亦非不可，因此也有不少烈的婦女因自盡！

解放區剪影

兒童團是村中十八歲以下的男孩子，和年歲較小的女孩子組織的，他們每天學唱歌、編舞和操隊歌，他們的任務是「兒童團」應勞動途歡迎，男孩子除以上任務外，還要在站崗及掃掃工作（挖廁所裏的糞水、除糞、購買等工作），最可憐的是：任何人的兒童，如人兒童團，父兄對他們的管教嚴厲失教了，或安一區王某會申斥他的孩子罵：「整天他遊的風，在外邊唱不修，回到家內還唱」。他兒子對他很反感，當時王某打了他兩個耳光，結果兒子報告了，於是農會除罰了他父親十打毛巾外，還帶了三尺高的白孝帶巡街，本來要誰誰他「民主」呢！

自衛隊和夜崗班，是村中的武裝組織，他們除了夜間站崗外，有時也被調作戰，村中的彈藥、卸解、槍殺自衛隊和夜崗班……，偵察、放哨等工作，全由他們擔任。不過自衛隊是農會的兒子手，而夜崗班則為八路的預備隊，比較起

三光政策

聯合上是一
 ……事，家縫細
 ……批評，對不
 好，西家姑媳，都是他
 八路軍「解放」了他們，
 封了，不特八路軍的事不讓他們批評，就是「中央」兩個字也是不允許稱道的，甚至連「快過南風了」，「天快晴了」，這一類帶有含意的話，亦是絕對禁止說。六名城西南田教村曾某說了一句「中央軍快來了」，結果他就在十幾張桌子疊成的台子上，等候中央軍來到，才讓他下台子，下邊一羣兒童團，各持錫子若干個，向他亂擲。蛋白蛋黃輪臉都是，最後將桌子推翻，摔了個半死，天呀！這不是活地獄嗎？這就是他們所謂「解放區」啊！這裏還有一件令人發笑，並且是聽令人精心的事，或安縣潭河店王某，和他太太在房中談話的時候，放了一個很響的屁，他太太當時笑罵他「沒出息」，他笑答說：「這怕什麼，反正崩不崩八路軍」，沒想到這句話被八路軍的驍勇隊聽到了，次日將這事提出村大會來討論，結果除罰此人戴孝帽子遊街外，還罰了大批撫子毛巾等物，因此王某發了一百多鞭子，於是安縣一帶，有「一個屁放出了一頓地」的笑談，這諷刺頭如此。

據南縣縣人談：共軍近在各省宣佈暫時取消鬥爭，加強「國特政策」，「擺正燈光」，「壯了燈光」實行新三光政策。（對黨通訊）

對他們可不管，東家想歸他們談話的責備。可是自從他們的言談聽便首先被查

然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曾向中央提出「言論自由」……不知他們所謂「自由」作什麼解釋？「自由」「民主」到那裏去了！

(一)「娶兵」——娶兵是蘇南每個縣都舉辦過的事情。例如某軍分區要在某縣徵糧中徵調若干個青年入伍，其他形形色色……縣分配調派，區再分配到村，村裏的團長當年出發的時候，派兵帶彩帶黃綢旗預備的彩旗，兒輩團，婦女會，姐妹團，農教會等，均列隊歡送，並抬着放炮炮，把他們送到村外，其形式做出嫁姑娘，於是老百姓名之曰「娶兵」，每送這種舉動，村人均爭相告白：「看去罷，八路軍又娶兵呢」。

(二)「婦女」的特別訓練——假如某婦女對於農勞，看聽，歡迎等工作，表現的不自然或遲滯時，就得受特別訓練。訓練的方式是把這受訓練婦女留在一個房裏，讓一個兩個青年，和他說話，調笑，一次不成功則二次，二次不成功三次，到該婦女打疲倦為止，這就是他們的婦女特別訓練。

(三)「老同志」和「先來的」——記得在民國二十年左右的時候，蘇南某團長（共黨的大老）現在共黨幹部，那便學校派出來的最多），感傳的兩句話：「父母生育我，只爲當時圖快樂」，這是表示兒女對父母不應該談什麼「孝」的，因為父母生育兒女，亦不過是爲當時那時的快樂啊！現在在他們的世界裏——解放區，事實，這句話了，兒子喚他父親爲「老同志」，媳婦喚婆婆爲「先來的」，唉！這是什麼世界啊！以上這些詛咒，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民主乎？解放乎？天知道。

入黨脫黨婚變再嫁與逃亡

——行唐婦女救會主任李書菊的苦訴

一、我堅明堅決脫離共產黨

諸位同胞：我是行唐縣西莊村人，名叫李書菊，乳名九子，今年二十一歲，是共產黨行唐六區婦女救會的主任，在抗戰期中因爲受共產黨的威逼與利誘，失足加入了他們的組織，做了共產黨員，跟着他們做了許多於國無益於民有損的所謂「工作」，心中早就後悔的了不得，只是沒有適當機會逃脫，在二月中旬有了個空兒，便隻身逃到東長壽車站，因爲我感到共產黨的種種

解放區剪影

李書菊

政策，深深地危害了國家人民的利益，覺得做了個共產黨員是本身最大的恥辱，因而聲明自今日起，我要堅決與共產黨脫離關係，從此要走上光明的大路，願在政府領導下，全力獻身於復員工作，以下是我的自述：

二、家庭及工作路線——兒童團——上高小——婦救會

我的祖家是城北固莊，處在山澗，父親李洛榮是八路幹部眼中的「國匪」份子。事變前家中地土好好歹歹共有一百多畝，稱得起殷實富戶。事變後被八路層層徵索，逐漸變賣的結束。只剩下墾地二十多畝。到現在連餬口也感覺艱難。說起來也怪，我是從小就厭煩着八路軍的壞作風，二十九年冬天（那時剛滿十五歲）幹部說我家裏好過、有空閒、就硬選我當兒童團的分隊長，整天價跳舞練操站崗開會，父親因為看不慣那種瘋狂舉動，就叫我裝病辭職，這那裏能扯過人家？第二年春天又被幹部們強選成指導員，家裏沒有法子，在夏天就送到西村三里名布村第 完全小學去上學。意思是要躲避當兒童團幹部。上學？學校裏一天價不是唱歌就是開會，總是開會的時候多上課的時間少。人家說：「八路軍的學時前朝」牛點都不冤枉！這一年，由於學生會主任董強（男）的介紹，而馬馬虎虎地加入了共產黨。「一失足成千古恨」，從此在我一生中算是染上了一塊不可磨滅的污點。

三十二年初，六區婦救會主任侯肖勳員我到六區婦救會充當執委，家中對下鄉，瓦裏却嫌工作懈怠，屢次開會批評鬥爭，我盡了暗氣。

三、一段悲慘的歷史——婚變與再嫁

家中自小就給我訂了婚，對方是壽縣北定營村李炳為，家境相當富厚，是個安分的小學教員，我父親因為不願我在區裏長期去醜，所以在二月間就給我完了婚。婚後，我倆感情漸漸融洽。提起來可恨，真真我輩自和黨外人結了婚，便說李炳為有「國特」嫌疑，硬逼我離婚，家裏一怒，管了叫我許諾，就硬把一個好好的知書份子派做「國特」，拆散人家夫妻，這種下流的勾當，也只有共產黨做得出！離婚？他不同意，我更不同意。（因為我還有一點良心）但又沒有什麼好辦法，我倆只有抱頭痛哭了一場，三個月的夫妻，就此宣告離散，從此，我對共產黨算種下了深深的仇恨根苗，以後，黨內為了離繫我的心，就強迫命令我與區青救會主任結婚，當然我是不滿意。三十四年他們爲了叫我出力幹，所以又買好，捉我與區婦救會主任

。滿指望安住我的心，實際情形呢？那只有天知道！

四、共產黨的眞面目

共產黨自己口口聲聲說要提高婦女地位，爭取婦女解放，實際上據我當婦女幹部幾年的經驗，所做所爲還不清是怎樣變態的。胡適趙國不合，提倡男女間無婚約的「自由」，與趙勞八籍軍等勾當。說這來我個人都覺得奇怪，那裏還談得上提高？解放？「實「民主」在八路軍邊區也說得震天響，試問一間自選區到鄉村，各級幹部們有幾個不是命合式選舉的？簡說說：他們的手段真比秦始皇，希特勒都專制！厲害！

民主政治要保障人民

「自由」又僅僅是共產黨的「自由」。只有共產黨任情胡爲，和婦女幹部及風敗俗墮蕩無恥的勾當，暴政毒共產黨員的生活。剝奪經濟權利，趁機貪污洩怕的地痞流氓們，沒有一

土的人家，都遭受到無情的經濟壓榨。個個變窮，以至陷入沒吃沒穿的地步，造成農村普遍的災荒和飢餓。暗鬥根，勒樹葉，吃糠嚼菜都不能。去年勝利後，「邊區」幾個機關了「清算」鬥爭，稍有產業的人家，那神神都們搶奪了個乾淨，凡是在中央這裏的人，連房屋都給拆掉，就是身爲共產黨員的，真也有這看不得的！他們又吹噓着「三三制」各級的政府，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其餘黨派佔三分之二，無黨無派人士也佔三分之一，實質上情形又是如何？邊區國民黨部成立了幾年，在共產黨種種手段下，加以種種迫害的結果，都已死的死，逃的逃了，相反的，共產黨在大後方，却創造自在的活動着，在這種情形下，還高喊着：「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到底專政的是誰？提到軍事，更明白，「游而不擊」是八路軍最得意的戰爭。所以

一幕慘劇

東光縣城東沙溝莊莊某，素性忠誠，每與人講大，輒以古文忠孝節義，魏繼續等事實作資料，因其妻爲共黨婦女副主任，於四月初旬，被共黨村幹部強迫，命其「割身英難」，在翻身會上，充當傀儡，以鬥爭黨黨員，經其苦悶不允，竟被橫擄，精神失常，回家時高舉鐵刀，向其妻猛劈，幸其妻急避過，不意其年已二十餘之子，聞聲應前，意圖攔阻，當將其子剪死，割傷其妻，最後用刀自割頸部，一家遂行絕命，厥狀之慘，令人聞之髮昇。（東光通訊）

生命財產的自由，而這種員的「自由」，不是人民員才有享得救贖的資格。鄉村婦女任意做出種種傷所謂改善人生活，僅僅凡是共產黨員就有支離農費，因而那些天不怕地不個不由窮變富；略有點地

解放區剪影

在抗爭過程中，八路軍從沒有規畫的作過戰或破壞過交通，勝利後却不然，朱德，毛澤東，一道命令下來，八路軍就到處攻城略地，扒毀鐵路，這種「勇於內鬥法，外戰」的破壞統一行為，「解放區」的老百姓提起來，沒有一個不痛恨切齒的！我坦白地說：共產黨所以能修築廣大鄉村裏站住腳步，並不是因為它的政策符合於人民利益，而是由於它應用殘暴恐怖的鎮壓手段使人民向它低了頭！我敢說一百個老百姓中準有九十五個以上是反對共產黨，而晝夜歎禱渴望中央的早日到臨！

五、走上了自新的大路

我的第二個丈夫，（區青救會主任）在日本投降後，被上級強迫作叛徒參加了武裝，緊跟黨內亂一起，就被調到張家口一帶集中，路過商都，因為攻擊國軍中彈陣亡，屍首扔在荒野，任其狗嚼吃！我聽過消息後，覺得感情好壞在某次，好歹聽得夫妻一場，就立刻要求區村幹部把屍首設法挽回，催得慢了，他們不管，催得緊了，就把眼一瞪：「死了就算死了，旁明些什麼？像你這樣的思想意識嗎？」這種話直逼得我渾身打顫，喘不過氣來。這就是供他們製成了幾年換的結果！我下决心要脫離封建殘酷的「解放區」。

坦白大會一鏡頭

戈矛

「活閻王」整整害了八百個老百姓

唐縣大張合莊村 四月四日召開了一個「反特鬥爭大會」，事情非常嚴重，共產黨的縣長李斌三，也親自趕來參加，鬥爭的目標是程桂山、趙子和、趙子寬等一百四十餘人；全村四百多戶的老百姓，男女老幼，咸集結隊，心裏滿懷驚疑，個個無精打彩的被逼着來開會，鄉村的幹部也調來觀光，就是走不動路的趙老紹，也拿个了了趕來參加。

會場由村治安員趙白水主持，首領所謂「縣長」的李斌三說明開會意義，並高聲說：「張合莊村是全共產區，「國特」的大本營，非澈底肅清不可。

提起李斌三來，全縣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是吃人的魔王，有兩片專會噴糞胡說八道的嘴，灰白色的面孔，長着兩隻毒恨而又險辣的眼睛，誰也瞭解他是本縣套里村人，原名叫李津香，係大張合莊村立高級小學畢業，老百姓一聽說他的名字，心裏就

會軒的跳，原因是因爲他利用「國特」的罪狀，整整陷害了八百個無辜百姓。這一次又來親自主持鬥爭，說不定又要殺着多少良民，因此，人們暗地裏給他送個外號叫「活閻王」。

鬥爭開始了，把他們目爲「國特」份子的人，都站在會場前面，面向着大衆，其中有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如程桂山之母王氏，也有世世爲農一字不識的鄉愚，如趙倒兒，十來歲的兒童如安根立等，年青媳婦如趙二小，大姑娘趙容裝，當過兵的趙二小，常向外邊跑做過買賣的，上過學校的知識份子，如趙運和，程桂山等，五六十畝地的所謂「小資產階級」，如安老同，貧無立錐的如張福子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他們先讓程桂山上台去坦白，承認是「國民黨」，並迫令承認做過自己沒有聽說的事，但是程桂山在台上覺着這些事沒有一點影兒，默然無一言，呆在那裏，臉變得格外黃，心不住的跳，治安員趙白水發怒了，手拿着根木棍，瞪着眼，咬着牙，顯得格外可怕，走上台去問：「你承認不承認！」程桂山這時好像一隻羔羊，顫抖的說：「我實在不是什麼黨，我僅在事變前，保定第二職業學校念了幾年書，後來就在家種地，別的我實在是一點不明白，沒法子承認。」趙白水更怒了，舉起大木棍，一下將程桂山打下台去，跌得頭破血流，腰也被打折了，嘴裏不住哼唧，李斌三喝令游擊組把他拖上台，一直打了八次，才算結束。程桂山已氣息奄奄，昏迷不省人事，但是李斌三選口口聲聲要非打死不可！

老百姓目睹這種殘忍的行爲，眼淚直滾下來，心裏七上八下，說不出的難受，但怕被「幹部」看見，只得暗地裏淌眼淚，一點聲音也沒有，心裏不約而同的想：「念了幾年書，就算有了這麼大罪，老老實實的人，怎就遭這種毒打！」

總之，趙秉和，趙子壹，也同樣的受了「幸福」的賜與，其餘的人，個個受了提佈，一百四十人都送到縣裏扣起來，強逼他們坦白，爲首三人，性命還不知死活呢！

大會散了，李斌三耀武揚威的率領「村幹部」到一百四十人家中挨次沒收，在程桂山家中，搜出一本家譜，上面載明，六百年前祖上程春福，做過大官，墳墓葬在田辛莊村，於是李斌三又決定，在六日到田辛莊去挖墳，發掘了五十名民夫，不遠八十里路來作喪盡天良的事，將墳打開後，六百年的屍體面目如生，依然，看光景年約六十多歲，屍體周圍遍注水銀，李斌三得意洋洋，共鑿水銀四十餘斤，珠寶無數，全縣百姓，憤憤不平，偷偷的說：原來共產黨的「解放」縣長是掘墳賊！天天殺人不限的魔王！

宣傳力量。」她很透澈的說明了共產黨的實力。

「共產黨宣傳完全是指東罵西，實際自己正在西面做去，例如他倡『反對一黨專政』，試問共產黨有幾個其他黨派？誰敢說不同情其他黨派的話？這樣的例子太多了。尤其在教育上，他們倡生羣教育，實際孩子們一點生羣也不做一個字也念不了，天天不是唱歌就是講那套黨員來的『政治課』。『教育兒童腦子裏只有幾個『毛澤東』『史太林』，鬧得兒童不知所以然。』

「什麼時應真呢？好奇心的我不由得問。」

「這真就是每遍的教材都由各小學教員向中心小學校長去送，中心校長向區幹部去送，區向縣，縣向專區，專區向專區，這便由上向下傳的一套東西，說向下越少，簡直傳到兒童的腦子裏，只有幾個空話，充分的變成了好化歌誦教育，唉！一般天真的小天使，被他們害成赤色小鬼了。」

「最奇怪的是，小學教員差不多是初級三四年級的小學生，年紀不過十六七歲，教員本身乘法不會算，斗大的字認不了一百個人却硬拿來當教員；又沒有人從旁指導，你們想，怎能教學生讀書？」

「爲什麼不用知識高些的呢？」我又問。

「唉！這就是因爲共產黨的好險了，這些純潔的少年，只聽了他們這套黑倒黑白的理論，一點不疑，知識一六不就聽聽懂懂了嗎？又要談談殺的『國特』了。共產黨的政宣是這總利用思想簡單的青少年，絕不信任知識份子，就是一時附用，終久又有下場，不是槍殺就是活埋！」

「兒童組成童子軍（原先叫兒童團）每天不做別的事，不是樹勞站崗放哨送信，就是宣傳募米，時常利用他們來打擊『國特』，最可恨的是，他們把犯『國特』嫌疑的人家孩子自爲『小國特』，其餘兒童由幹部家兒童領導，見了就打罵，鬧得好人家孩子不敢出門，不敢說話，不敢玩，唉！小小的兒童受的委屈太大了。如我村支理科家的小孩時小虎的，一出門，兒童就一齊喊：『支小虎你別壞，你爹是個國民黨！』支小虎別離過，你爹是個老『國特』！支小虎小虎真不活，你的爸爸當漢奸！」

「打國特，打國特，打死你這小傢伙！」等等侮辱人遭踐人的話，這都是村幹部一種特務作風！」

「每星期六就要挑秧歌，供他們看人的幹部解悶，唉！這是『解放區』生產教育的真像！」

「我從今天起算重見了天日，我願享人所應有的待遇了，呼吸一口自由快樂的空氣，我真痛恨！共產黨滿口仁義道德，肚子裏狼心狗肺，顛倒黑白，歪曲事實。同胞們！你們千萬不要聽信共產黨的話，共產黨說的與做的恰恰相反！」

解放區剪影

她的話非常沉重，有力，短短的語句，揭破了「解放區」教育的內幕。

解放區怎樣

牛人

我攻書於董家溪中央工校，雖非學文，但對心頭的悶氣是想表達的，幾月來，見着那些亡國之徒，把國家弄得肢體骨斷，久積的怒火，再也按耐不住了，現學校已放假了，特將心中在聽言者在貴刊發表。

「解放區」內甚麼都解放了，房子被「解」了成了灰燼，財產被「解放」到他人之手，妻室兒女被「解放」下了陰曹，說不定還要請你「望中央」當「這子彈」作「肉體」，我的天！這真是人身保「葬」，百姓「制」由的天堂啊！

土匪，敵偽合在一起，搖身一變，竟成「民主」編軍，隱藏十四年的東北同胞，再受不住那些聯軍去民「煮」了，否則民嬰被「煮」死光了。

現在有一般人，穿的民主衣，吃的民主飯，還要背上「民主膏藥」，去各處做民主的生意，問曰：「不知先生葫蘆內賣的眞「民主膏」還是假「民主膏」呢？答曰：「吹的先生無好藥，歪嘴婦人無好腳，不過借此混碗飯吃而已」，「哈哈，原來如此。」

有功抗戰的人，死後被人污爲甚麼頭子，稱爲壞人該死，但是開口罵人而被稱爲「好人」的人也遭了同樣的待遇，依照善惡相報及他們壞人該死的邏輯，這些「好人」一定也有傷天害理不可告人的事，否則，天公決不會將好壞人處同刑的，然否？

熱河解放區

一 羣

勝利以來，已過九個月了，然而熱河的老百姓，不但沒有享受到一天平安的日子，反而被趕赴戰場，槍殺自己的骨肉，而自己的家輝已被剝削得淨光了，究竟是怎麼回事，老百姓們不清楚。他們却每天開會，聽講演的人說：「國民黨的軍隊來不了，他們沒有實力來解除日本的武裝，只憑幾十架飛機有什麼用！」老百姓只知道他們的地區曾經由他們背上運到火車道的旁邊，鬧得人馬蹄天，震天價響，他們又說：「八路軍不是私有的軍隊，是人民的先鋒，我們就是國軍，趁早別想旁的，將來

國土的三分之二，五，都是共產黨的，入共產黨的才是「識時務」呢？」誠然，幹八路的都是十天十三兩肉，但是老百姓的牲口，鄧拔充作了肉的家源了。一個最小的村莊，如果交不上肥牛六頭，便給你加上「國特」的名目，大崗村的馬乾亭，曾被勒索大米二萬五千斤，肥豬十二口，捐款二十萬元，從前征緊米麵，現在又得給他加工了，必須做成繩餅黏糕等物，供送到他們的面前，至於自種的桑麻，早已爲他們掠奪一空了，吃不了的餘糧呢，乾脆又給賣掉，肥了他們的私囊。現在東卯村白華村的老鄉，差不多都去揀了口袋到外埠購買便宜貨。道還不足以奇怪，請看下面的事實吧；四間房小村張彥臣，在南崗子被逮捕，九道勾黨總被擄去，生殺不明，鳳山李潘會被槍殺，東十勾李春元被槍殺，全都加以「勾結國軍」的罪名，上黃巖徐文德被逮捕，勒索金子二兩，關金券四萬五千元，有錢便是罪過，「富戶」便該槍殺，波羅河村韓國忠被槍殺，大崗龍代勾門沙萬山的大羊五十餘隻被沒收，全是爲此，甚至戶主本在北平的也都該槍殺，因此大崗段承家幾的稅查封，大崗龍代勾門沙萬山的大羊，老百姓們被勒索的已然是十室九空了，只好伸直了脖子等槍挨餓，但是捕功夫還得到山上去給他們砍柴「燒」。在懷平有一道河，凡是商人經過這裏必須拿些「買路錢」，較好的貨物，就得全部獻納。

常言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他們已丟失了大半的人心，因此他們的去路也顯然擺在了我們的面前了。近來他們幾次在夜間向附近山崗襲擊，恐怕國軍的來臨，不時閉鎖城門，實施投戶清檢。據說有國民黨反動派潛入，嚴禁發行通行證，加緊關門封鎖，流離遷徙，收回通行證，重要的公事也不「佈告」了，改用口傳的方式。這一切都表現了他們的驚恐在一天天加深，準備大難的來臨，但是老百姓却越發掙扎了，他們希望國軍早來，救救他們，使他們的父母妻子團聚一起，好過安穩的日子。他們說，假若中央軍真不來，我們可就沒了命啦！

解放區的所謂自由和民主

阮憲千

我們是冀晉交界太行山區的平凡百姓，七年來就被共產黨統制着，當我們逃出「解放區」去述這個亂局時，心裏還忖忖的躊躇，渾身還不住的顫慄，神志還發瘋似的昏迷，要不是我們親身的經驗，我們簡直不會相信廿世紀文明的世界，還有這樣

種種野蠻的事情，這也許是大叫我們死裏逃生，向這人的世界上宣佈這非人的殘暴吧！

三年前的一天早晨，村裏的雞聲響了，要我們全村人去開會。村長說：「今天是黨裏向我們指示工作，快去參加！」我們吃了飯到會場去；只見全村的老百姓扶老攜幼一羣一羣的都來參加了，首先由村長報告請區長特別來指示我們，區長上台了，舉一個鄉村人，高小畢業後曾經當過小學教員。

他指手劃腳的開始了演說：「共產黨佔領區是和別的區域不一樣，我們要實行民主反對一黨專政，保護人民自由，改善人民生活，提高雇工待遇，解放婦女，反封建，反剝削……」大家聽了覺得說的話好聽，句句不聽老百姓，但是我們不由得不覺實際情形，及前些日子選村長的一幕悲劇來。

那天也和今天一樣，全村十八歲以上的男女都來參加，區裏的人說：要拉眼喉擦亮些，舉堅決的人當村長。我們拉頭兩四選選罷，見着貼了標語，上面寫着「選舉齊占來當村長」。齊占來是我村最聰明的人，他時常帶人家的東西和糧食，也會強姦人家的姑娘，怎麼選他當村長呢，大家心裏非常奇怪。

選舉開始了，先舉候選人，再由候選人中推村長，張小三推王正強為候選人，他是全村最實能幹而有學問的，但是這種舉裏的人都是瞪眼的領頭強小三說：「你是什麼用意，你不知王正強是殘廢了麼？他的思想不正確，抗也不堅決不積極，有心無腦好，你還有什麼說？取消你的公民資格！」

但是，家誰也知道王正強忠實，能幹，有學問，向來沒有到過區區，絕不會當漢奸，於是大家沉默了。接着便是提議，由於他們的舉動，在他們的幹部中推定了齊占來做了村長，家誰還敢出口氣，心裏知道這舉人不是好蛋，就是病恹恹。區裏的人再三再四的說：「今天舉了個好村長」。大家明白齊占來正是標語上寫的他，選舉不過說老百姓的嘴。散會了，張小三被送到鄉公所扣起來，王正強也送到區裏拘押，幾人不贊齊占來的也被取消公民資格。為什麼好人都被扣起來，大家都不明白，區裏的舉動就是如此嗎？

兩時在十天前，村裏的唐文正，不知為什麼被推到區裏，扣了三天就槍決了，家裏的人三天打聽的結果，是對他說了這樣一件事：「共產黨先殺他來話。」

提到我們百姓的生活，還不如豬狗，吃的是米糲不灌米的稀粥，穿的是粗織的土布，小米乾飯已是待客的好飯食，洋布衣服更被看做犯漢奸嫌疑的，廿六年前的家常飯，已成「空中樓閣」了。

我家的確不是強迫受難的，工會工價每年小米五石，手中一鏟，草履一頂，零用費五百元，每月做工兩天，在工作的時候還帶着槍，但是吃飯的時候却很苦，他們叫我「頭團東西快給小米，否則工會去講理」，好像被綁他的孩子。

我們家^的思想還是才發的，那天指使婆婆，開會，批批款，和家人講自由，他的理由是婦女會讓他遲遲不做，婆婆因為受不了，和婆婆了幾句嘴，結果婆婆養了全村人大會上的鬥爭，氣的說三天不吃飯，誰也不敢說。

鄰居王二子的女兒，卅子忽然大起來，村幹部說：「姑娘生養子做甚麼！」

胡文山年節去到外祖母家拜年，村幹部說他太封建，押了一個月纔出來。

馮三小的姑娘私自偷偷的插了被子嫁了齊占來，氣的馮三小死去活來沒辦法。

張大^的因為窮，但天天必須給共軍糶米，拾積柴，送炭，拚布等工作，連小米稀粥都吃不消，幹部還要逼他去工作，還恨恨的說：「餓死！活該！」結果張大狗餓死了，五天後回了國王殿。

有一天，我們正在家裏發愁，吃穿太困難，地都被逼着賣給幹部，糧食都交了公糧，一點辦法沒有，忽然村長把我們叫到村公所裏，村長問：「你知道你們的難處嗎？國民黨不打日本，你們是他們的特務奸細，承認不承認？」一面催逼我們不明白怎麼一回事，只好沉默，村長又說：「你們只好由羣衆來解決！」我們羞半似的馴服，被送到村民大會上去。

村長問大家「這些「國特」怎麼處理？」大家不作聲，村長有氣了，大聲的問，眼瞪得格外可怕，「這頓人滾滾泥水好不好？」大家還是不作聲，心裏不約而同的奇怪，好好的怎麼成了特務奸細。

於是戰士上澆上水，聽我們在上面滾來滾去，成了泥人，村幹部們却拍手哈哈大笑，接着村人又被強逼着排成隊，一個個走到我們跟前，手打腳踢，還口噴唾沫污辱我們，我們幾乎無地自容。

過了幾天，我們又被拉出去，在一個廣場上，把襪子套在我們臉上，用兩個繩子來拉，我們中的三個人，被拉成兩片，我們還穿草鞋，沒有拉，被送回獄裏去。

解放區剪影

被拉死的人，家產被他們（幹部們）佔有，妻子也由他們分配，強逼實行結婚。

但是我們到底爲什麼這樣有罪，我們不清楚，全村的人也不明白，恐怕全國的人也都弄不明白吧！

忽然在上月末，區長令我們到延安受訓，是一個黑暗的夜裏，走到村外廣地上，不走了，看見地上好像擱着幾個土坑，叫我們趕快下去，不然要吃苦，我們心裏忡忡的跳着，頭腦也發昏了，忽然聽見槍聲，越來越近，那幾個拿槍的人，扔下我們跑了。原來是國軍出發去做復員工作；於是我們跑到了平漢線的車站，××縣的難民招待所，這就是共產黨天天高唱「解放萬」的自由，民主，和幸福！

欲知眼前路 請問過來人

吾 長

一、郭仲槐脫離共產黨籍緊要聲明

本人係曲陽縣郭西莊村人氏，三十二年因一時不慎，誤入共產黨御用之團體，充任中心村青年中隊長，旋經第五區青年隊長劉心寬介紹，加入共產黨，担任中心村支部書記，數年以來，對共產黨黑幕惡態甚詳，共黨人面獸心，言行相違，殘行暴跡，民衆恨之入骨，陽懸裏幟，暗藏禍心，美名救國，實則害民，變家苛捐，奪民人民，封閉民口，壓制輿論，焚書坑儒，無異崩秦，尤其在抗戰勝利之後，違背國家民族之利益，破壞民主建設之統一，認蘇作父，忘恩失義，此種政類，死有餘辜，本人深恨決意之暴行，憤而脫離共產黨籍，並誓死奉行三民主義，爲國盡忠，爲民全孝，特此登報聲明。

二、邸進和脫離共產黨新六團緊急聲明

本人係新樂縣彭家莊人，現年二十六歲，姓邸名進和，於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參加共產黨新六團，充當戰士，於去年三月，向該團指導員王振林介紹，加入共產黨組織，一切行動，皆受黨內支配，名雖抗日救國，實則禍國殃民，姦淫擄掠，無所不爲，藉如此類，殘暴事實，不勝枚舉，實乃民族公敵，自抗戰勝利後，乃更變本加厲，形同瘋狂，到處破壞，圍攻國軍，阻礙政府復員，破壞國家統一，違背民族利益，本人深知共軍行爲渾非，乃痛改前非，故於本月十五日夜，由滄縣乘船逃出，今後

願悔過自新，努力國家建設工作，謹此特報聲明。

二、李德潤李永福張清身脫離共產黨籍聲明

共黨李德潤，李永福，張清身三人，近向政府投誠，聲明脫離共產黨，其脫離原文如下：李德潤，二十六歲，定縣東灘村人，曾任游擊組副組長，於今年一月受共黨威脅強迫，失足加入中國共產黨，李永福，六名永泉，現年二十二歲，定縣東灘村人，任村武委會指導員，於二十七年七月，受共黨煽惑，加入中國共產黨，張清身，二十七歲，定縣東灘村人，於民國二十七年，受誘惑入共產黨，後失掉聯絡，又於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復黨，我等三人，眼見共黨攻城略地，揮兵自雄，擅出偽幣，擾亂金融，百般勒索，強拉壯丁，殘殺無辜百姓，毀偷理，喪廉恥，拆鐵路，毀交通，假借民主，剝削民衆，不抗戰，擴勢力，販毒品，勾敵人，姦淫擄掠，萬種花樣，支解國家，出賣民族，阻撓接收，製造傀儡，妄行土地政策，製造荒謬宣傳，反抗政府法令，歪曲事實，顛倒黑白，較之日寇，苛毒萬分，勝利以後，國家急需建設，人民需要安定，乃共黨破壞，更行瘋狂，我等實忍無可忍，遂投到車站，請求政府收容，願自即日起，堅決脫離中國共產黨，戴罪圖功，區區此忱，謹將於國家國民之前，希共鑒諒！

解放區的累進稅

何仁

一個年近四十歲，受盡欺凌，勉強工作，心地吃足苦處的北都亭村村民也有江，於五月一日晚上，率領二子偷偷的携起行李，遷了整夜的長途跋涉，投奔車站，向我方政府請求救濟，他是一個二十畝地的貧農，因為受不了共軍的勒索與壓制，才毅然決然脫逃出來的，他曾被共產黨逼迫擔任村公所糧秣主任，承他告訴我共產黨的一切經濟政策，及勒索情形如次：

共產黨整天高喊「解放區」人民過着幸福的生活，取消了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着最合理的統一累進稅，但是，這只是欺騙全國人民的幌子，連三尺童子，也不會相信，現在讓我把我實際情形告訴你罷！他以無限的感慨繼續的說：「七七事變前，人民的生活雖然不算好，但是家常飯食，洋布衣服，還能享受，自共軍統制了以後，吃的是米麵不着米的小米稀粥，穿的是粗織的土布，小米乾飯已是待客的好飯食，洋布衣服，會被看做犯漢奸嫌疑的，家家戶戶莫不如此，「家常飯」已成了「空中樓閣」

解放區剪影

四三

解放區剪影

四四

了。房子已沒有人從事修理，出門完全靠步行，大好的田園，整塊塊的荒蕪了；人民沒有時間，更沒有力量去種田，除了給共軍工作以外，就是開會聽政治，唱歌，扭秧歌，挖洞，沒有一點閒空兒，但是，他們還大聲喊：「增加生產！」，生產從那裏增加？耕畜由有變無，我們全村總共還有不到五頭驢子，實在喂不起，田裏正是所謂響應了上級號召，造成臨地裏熟草了，你說有什麼辦法！富的都被打緊鬥爭清算完了，貧的貸借無門；燈清眼見更沒辦法，所以造成富者貧，貧者更貧，只有幾個「幹部」成了有產者了！田裏儘管不打糧食，什麼救濟公糧，救國捐，救國公債，勝利糧，優抗糧，救育米，募粟米！……誰不嫌的名目，接二連三地向老百姓催要，誰敢半個不字，除交他們外，還剩什麼！這還不算呢，十五畝地以上的人家，工會給你硬派一個長工，活節節，工價由工會定，每年小米六石，零用費五千元，土布四塊，整天不做工，只是聽覺，但是硬起來比什麼都厲害，稍遲半刻，會被捉到工會挨鬥爭，這是雇工解放啊！

「提起累進稅來我假頭痛，按理講累進稅辦壞倒可以，不過這共產黨實行起來，便成了剝削的利器，真的成爲「累進稅」了。例如造紙進稅的時候，地主自報產紙，實際「幹部」早就定好了，強你承認，不合標準不行，「幹部」向誰一箇地報一石，普通口姓報二石，地是經過丈量的，百姓一概會丈成三畝，「幹部」一箇會丈成或二分，折來扣去，「幹部」所負責的分數很少，更有累進稅是按人去免征勸的，「國特」嫌派人不算人口，我方工作人員不算人口，在我方做生意的也不算人口，一切稅得加上縣名者都不算人口，但是「幹部」家的胡扯硬拉，竟兒妻親也要算上人口去免征勸的，於是富者累進的完全交到窮不窮，如我村高長有家畜一項二十畝地，却担負全戶百分之二，總之使你變成貧無立錫而後已，但是「國特」的「國特」仍或自爲小資產階級，處處吃虧受屈，老百姓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忍氣受氣，飽受剝削，人間地獄也沒有這難受，但是「國特」的時候，還道你這呼我們何幸福呀！」

同胞們！共產黨隊的健實漂亮，實際是吃人的鱗皮，手段殘酷，古今中外空前，千萬要速來剝除它，我們才能生存，中國才能強！

關於解放區

林野

本人爲了一個偶然的原因，到了正定，一面聽了的朋友去參觀正定城五、六的鄉村中，這面鄉村已好像半「解放區」，因爲

國軍有到時，而共軍也有時到，好像是在兩國交界，由於我的胆子大，曾到這個鄉村去，從而收穫了一點關於所謂「解放區」的發長材料，我強把它忠實的寫出來，供各界人士的參考。

一
在所謂「解放區」，最光榮而受優待的是「抗屬」(指在共軍勢力下的一切工作人員及其家屬)，相反的，最受虐待的是「國特」及其「家屬」(在國軍勢力下的一切工作人員及其家屬)，介乎其中的是「漢奸」及其家屬。

「抗屬」受着種種優待，沒有田地的給田地，沒有人耕種的給派人帶着牲口去耕種，甚至派人給開水，掃院子，照顧得無微不至；至於「國特家屬」，活該倒霉，誰叫他生下孩子，不在共軍裏「抗日」，而到國軍裏種田！

「國特家屬」不覺害怕，所以不能享受一切公民權利，只有老老實實的，不是拿這個還是出那個款，一直到家產傾盡而後已，不敢出一口氣，如果稍有不慎，不給他拿完，便發動一批流氓開槍，搶完東西還拆房子奪性命。

國家的父母不愛兒女，聽說抗戰勝利了，離別八年的兒女快見面了，他們能不歡喜？某村一對老夫去，雖到國軍到來的消息，想到兒子就要回來，所以樂得發狂，把這消息對別人說了，幸巧就被所謂「幹部」聽見，這一下子鬧出天大的亂子，「幹部」們便召集村民開會，請他老兩口到會並且上房。「幹部」問他們：「國軍到石門，你們立在房上向石門看，看見了嗎？」他們說：「這樣怎麼看得見。」「看不見你們可坐在石門，這不是胡造謠言嗎？」說完，就把他們從房上推下來，摔死了！在過年時，更苦了「國特家屬」，人家都是貼了紅對聯在慶祝新春，而他們偏得貼上白對聯，上面寫些不吉利的話，如「考批」。

對於「漢奸」，倒不怎樣厲害，並且想拉他們進去，爭取他們，事實上，已有許多「漢奸」混進去，對於「國特」，除了「死」別無他途，對於這，老百姓們很納悶，爲甚麼抗日的英雄還不加附敵的漢奸呢？老百姓只有納悶，誰也不敢公開的問，因為他們已有經驗，隨便說話有性命之憂！

二
向來與國軍和平相處的農村，近年來已形成「階級」的對立，只要你種個三頭二十畝地，便被稱爲「有階級」或「考

解放區剪影

四五

「本家」，至於種地再多，或有點地而因自己年老兒子小單人種的，那更是「資本家」了，「無產階級勞動者」是指給人家做長工的人，甚至連自家人多，所種的地用不了這些勞力而做工的人，也升了格而稱「無產階級」！

這樣的階級劃分，人們都莫明其妙，一個家有資產的小夥子，因為在人家當長工而被稱為「無產者」，可是他家的地，說不定還比掌櫃的多呢！

無知無識的人民，在腦筋裏刻上「階級」的影子，在談話時說到村人是「資本家」，某人是「勞動者」，他們覺得新奇，用心，他們只是說說而已，那裏明白「階級」，還要「鬥爭」。

數十家的小村，不是同族便是鄰居街坊，由於生活的需要，借借取取的，像牲口農具之類，都是免不了要的，所以感情很融洽，就是「資本家」與「勞動者」也和一家人一樣，同作同息，從未感到有「鬥爭」的必要，可是工會成立了，長工們都必須加入工會，天天開會，要求改善待遇，有的因為掌櫃待個人好，不願遵照工會的決議，與掌櫃為難，但這是不行的，所以掌櫃的硬給長工東西而長工硬不要，在別人問起時則必承認已照決議實行，這些事實是數見不鮮的。

因為天天開會，長工們都很討厭，並且要就談許多時間，所以有的人不願參加，這就更受批評，說是「妥協」，「不前進」，甚至要制裁，因之，常常工作停止癱瘓天在開會，這是否影響生產。

三

當幾個人靠着牆根話起黨委的時候，常聽到「坦白」「不坦白」的名詞，如果多知道幾個名詞，便算文化進步的話，那麼我承認鄉村的文化確乎進步了，共產黨徹底實行批評制度，所以特別獎勵「坦白」，這個當然是很好，豈能反對，中國人的虛偽，互相恭維，以致社會上一切事情一團糟，所以要想社會開朗，便要徹底掃除虛偽。

共黨的所謂「坦白」，由於強制的關係，已步入「不坦白」，這也許是物極必反的道理吧！例如：一位善良的老百姓，只要有一點「幹部」不周，「幹部」一怒之下，捏造事實，便召開「坦白大會」，讓他當眾「坦白」。無有之事而迫使之當眾坦白承認，這便算「坦白」，不然是不能諷怒的。

一件事實是這樣的：一個忠實正直的老百姓，因為得罪一位「區級幹部」，這等「幹部」便巧妙的造謠說：「他」

與兒媳私通。」遂開會要他「坦白」。「坦白」之後，並要他戴著孝帽遊行，「這誰恥辱，使這位忠實而憂慮救國的老百姓感到無顏見人，遂殺并自盡。」

四

「民主」這是多麼動聽的名詞！共產黨常常講在「解放區」已建立起民主政權，沒有翻身領受這博「民主」的人，那裏知道這是在放炮轟彈，在捏造在虛構。在掛羊頭賣狗肉呢？人們常說：「八路軍的腿，八路軍的嘴。」勝利前共軍一聽到敵人「掃蕩」的消息，便溜之大吉，故以腿快出名，此外便是吹大氣做小事，故又以嘴甜出名。

由於共軍的威嚇壓制，老百姓內心的話都不敢說，何能談到「民主」！動不動一個八失蹤了或發活埋了，老百姓看的清，他們只有暗地裏長出氣！

最得意的是流氓無賴，共產黨把他們收為「幹部」，天下破了他們的，腰裏帶上半，鐵便能橫行街，欺壓良民魚肉百姓，他們成了特權階級，整天吃喝嫖賭，他們說的話就是老百姓說的話，他們的意見就是老百姓的意見；這就是「解放區」裏的「民主」。

「頑固」的帽子，雖然不如「國特」，但也够厲害了。「幹部」們發下令來，如果有人稍為反對，便說你「頑固」，「打擊頑固頭」，這是他們的口號，至於如何打擊，方法很多，而最常用的是「拉」，就是把「頑固」頭用繩綁起來，套在牲口上，好像拉車似的拉，打的牲口飛馳，拉得皮開血流甚至於死，苗政黨僅猛於虎！

老百姓是清苦的，雖然他們不說，他們並不灰心，他們有希望，希望清光明的來臨，他們有自信，自信正義的勝利！

解放區新刑六法

逃難者

政治協商會議閉幕了，我們在遙遠而偏僻的鄉村，輾轉的聽到這個消息，我們覺得這可好了，共產黨高級首長好多位參加，並且閉幕以前，據說周主席先生還親自飛回延安，報告毛澤東，經毛先生核准，這種決議一定可以實行，對國軍的襲擊，對老百姓的任意慘殺，對「國社會禮俗，國家的統一」的破壞，一定可以從此而止，使國家共濟於自由、民主、康樂，富強了。

解放區剪影

四七

然而不然，政治協商會議之後，他們（共產）仍然一點未曾改變的繼續着他們殘酷非刑，殺害人民的工作，我們老百姓仍然過着水深火熱無天日的生活，凡有良心的中國同胞，請靜聽我——一個石門區自共軍所謂解放區裏逃出來的難民控訴。

「天天嚷嚷『民主』的共產黨人，天天在尋找『國特』、『民特』和『頑固份子』，他們所謂的『國特』、『民特』和『頑固份子』，請讀者注意，完全是由他們自己決定，而絲毫不許『民意』下與，爲他們所加上什麼『特』什麼『份子』的榮譽頭銜的『可憐虫』，十分之八九，甚至可以說是『十分之十』，毫髮免一死——不，我說錯了，所難免的，不止『一死』，他們也不許你『一下』就死了；他們對於用刀砍殺，他們却不愛惜『人命』，他們殺害人命的方法，理論，天天所行的荒謬的演說是我親見親聞的共軍濫殺加禁，而且他們警廳技加禁的能力以外，凡有鬼白的敘述：

五刑加風

鑿悉：魯境共軍所施之酷刑，即金木水火土五刑，所謂金刑，即將彼其指爲『罪人』者拘入黑屋中，以針縫刺腹部。木刑，則指以木棍打屁股。水刑，則以辣椒水灌入鼻孔。火刑，則以『罪人』置入火中，然後以木柴燒之。土刑，即活埋。共軍對上列酷刑，尙嫌不足，最近又有一種刑法，謂之風刑，係將『罪人』高懸百尺竿頭，任其日晒，雨打，風吹，慢慢死去。（徐州通訊）

（一）「羅喉」

山嶺有亂，以石子石塊擊擊受刑者之頭部，直至擊至擊斃，懸於竿頭，在莊莊之先遣軍士兵，如有殺其俘虜者，多受「羅喉」而死。

（二）「拖死狗」——入路軍內村內所謂「民特」者，征繳過重之糧錢物，如不能承認繳納時，立將受刑者捆綁，將兩足縛於驢馬之案板上，在村內沿街拖放而行，或驅策飛走，直至認可而後止，甚或即再認可，亦不能贖釋，皮破骨露不死於你！

（三）「禁刺繡」——在村中之小廣場上，將捕獲者，或國有刺之錢絲，將受刑者剝去衣服，手足捆綁即（四）「跪式」

路軍將親處死刑者，驅至原則下，一律避免使用和他們天天所講的歪曲的行爲，一樣的駭人聽聞，殺人的殘酷情形，我不會的殘度，早已出乎了我慈良心的中國同胞，請聽我

拋於廣場上，並來回推滾，這受刑者屍體身亡，則請字戲曲，有如蝴蝶，被共產黨認爲「國貨」者多受此刑。

(四) 潛水艇——將受刑者手足捆牢，(即塞鴨浮水式)繫以交繩，拋於水井或河內，執繩使其沉浮，一如潛水艇之在海中，或行水面或潛水中，直至淹斃而後止。

(五) 鋼絲籠——掘地成三四尺深之井筒，將受刑者縛緊手足，頭部向下，裝於筒內而覆以土。

(六) 四馬分屍——將受刑者手足四肢分綁四馬，使四灌而馳，致受刑者骨肉支離碎裂而死。

國家有法律，刑罰有常典，我們老百姓，如果犯法，願意受國法的裁判，不知共產黨屬於那個國家，奉行那國的法律，又行的是什麼樣的「民主」，凡是有良心的中國同胞們聽着，尤其牧民有責的諸公，更應該聽一聽，我們這些共產黨老百姓的血淚的控訴！

解放花絮

林楓

一、瞎福增求婚

三月二十日，完縣溫家莊村舉行娛樂遊藝會，由共產黨村幹部出演的「秧歌舞」用以吸引青年婦女看熱鬧，他們好趁機強迫好百姓的婦女，騙去三塊，扭秧歌的人狂熱的蹦跳，全村的男女老幼，四面圍繞着觀看，整日疲乏，受盡寒風的安善良民，也被強迫來看熱鬧，村幹部們氣憤的是舞着舞態，唱着好人不愛聽的曲調，尤其是瞎福增，眯着一隻眼，拚命的蹦跳調笑，觀察在微笑，站着無用的人只與奇形，受壓制的却更增加緊張，坐在地上，哭在肚裏。不一會兒，歇了，大家紛紛走向家去，魏寡婦說：「這一次批得最厲害的要算瞎福增了。」村幹部在邊旁聽見，那瞎福增心裏得意。

魏寡婦是溫家莊村魏森林的妻子，是一個小康之家，魏森林三年前被共產黨加了莫須有的罪名殺死了，只留下魏寡婦及一個四歲的孤兒，斷守家產，她是一個貞節，淑年輕貌美的女人，魏森林死後，她已是村幹部角逐的集中目標，但是魏寡婦是個正經人，又痛念故夫的慘死，村幹部們雖然用盡千方百計，總是無從染指。

魏寡婦說了一句實話，村幹部認爲是一滴成金，於是隨意誇瞎福增，於是他們到村公所裏向瞎福增紛紛道

解放區剪影

四九

裏，鬧鬧增了，莫明其妙，經大家說明才明白有這件天大的喜事，也學着是無上的美妙，但轉想已有有婦之夫，妻子六年前由童養媳結了婚，於是說：「我算的隨，一傳眼，又有老婆，怎會愛我呢？」幹部們說：「的確說你扭得好。」騷福增聽了，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經大家參考的結果是趕快去說媒。

村幹部走進魏家，魏家婦很奇怪，心裏忖忖跳着，想一定出了什麼事，但幹部開口一句問：「你願意嫁騷福增嗎？」魏家婦聽了，又氣又惱，但不

說：「誰這樣說，你們看會要我這老大的年紀的？」

，老婆可以離婚。」魏家婦說：「那不行！」於是

：「只要你和家中老婆離是騷福增，和他六年的妻

然，他妻子不願意這樣做只好唯命是從，從原中領

媳結婚根本撤銷。

於是村幹部又高魏家

快和騷福增結婚，現在他

想，反正拚着這命不要，也不能聽從他們這種非人道的操佈，於是堅決的嚴詞拒絕，並且還很氣憤的說：「你們的媳婦，怎不

嫁騷福增，誰說我願意？你們害死我也不能辦到！」於是又哭又喊。鬧得村幹部沒有法子，只好聽了一鼻灰，垂頭喪氣的告訴

了騷福增，騷福增沒奈何，只好要求原妻歸回，但得到的答覆是：「咱倆已正式離婚，各從各便，不得干涉！」騷福增於是落

得人家老婆娶不上，自己老婆嫁了人，瞪着眼兒沒辦法！

丈夫被鬥爭妻子逼改嫁

定縣五里莊村李煥章李虎林二人，平日被共產黨幹部捉到村民大會上，整鬥爭了三天，結果全部家產沒收，將他二人送區扣押，在半路上，李煥章等二人趁機跑了出來，請求收容，其狀之慘，不忍目睹，遍身創傷，據說：除當會上毒打外，更百般污辱，極盡毒害之能事，來後五日，家中李煥章之妻，即遭強制離婚，而轉嫁於共產黨區幹部王光弟，其妻含羞忍辱，正遭受蹂躪中。另外李虎林之妻，則思逃出虎口，不幸半途遭共產民兵捉獲，當即藥殺致死，衆聞之，莫不痛忿萬分。（定縣通訊）

敢發作，只好和和氣氣的鬧增年幼，又有老婆，怎幹部們說：「他不嫌你老婆迫於無奈，只好仗着肚幹部辭出來，對騷福增說了婚，不怕他不行！」於是

子提出了離婚的談判，雖，但迫於騷福增的淫威，回了離婚證，理由是童養

媳提個這樣的意見「你趕

已和你離婚了。」魏家婦

：「你們的媳婦，怎不

嫁騷福增，誰說我願意？你們害死我也不能辦到！」於是又哭又喊。鬧得村幹部沒有法子，只好聽了一鼻灰，垂頭喪氣的告訴

二、孫子媳婦嫁爺爺

四月二十五日，唐縣恒河口村，召集一個慶祝大會，強迫村民全體參加，人們滿懷着懷疑，偷偷埋怨說：「大忙的春天，又開什麼會，整天開會，把人全毀完了，還會什麼？」「幹部」們口唱齊使人心煩的歌調，興高彩烈，手舞足蹈，台下的「忠實羣衆」，一個個垂頭喪氣，一聲不響，呆在那裏，游擊組，婦女兒童，相互歡迎唱歌，敲鼓隊的聲音，鬧成一團糟，受壓制的人心煩意亂，害人的東西們瘋狂活躍，他們正成一個對照。

開會了，首由村長說明開會意義，「今天召集這個會，是慶祝進進標結婚大會，大家要效法他，反封建，反包辦，自主的作風。」說了，臉上現着笑容，人們才明白爲這麼一點屁事，也勞動大家耽誤一天大好光陰，心裏有說不盡的氣憤，總之既助理員也潛實贊揚了一番他們結婚的榮耀，村人心裏，都無言的懷疑，這種毀滅人倫寡廉鮮恥，禽獸不如的結合，反倒成了無上的光榮，真是豈有此理！下邊，由新婦夫婦上台報告戀愛經過，苑進標無恥的說：「我和趙翠花是兩相願意的結合，是自主的，雖然在封建的觀念中，他是我一個叔伯孫子媳婦，但是她的丈夫死了，共產黨是打倒封建的，只要男女雙方同意，自由結婚，自由離婚，雙方同意後，到區中領一張結婚證就算成了。」他說了眼笑得沒縫兒，村民們心中不約而同恨恨的說：「你們這種狗東西，還算什麼人？共產黨整個是一羣活牲口！」趙翠花也走上台去說：「要沒有共產黨，怎能混到這樣解散！」村人們暗中說：「你這忘恩負義的淫鬼，你的丈夫才被他們轟着當了共產軍，作戰陣亡了，你却和仇人結婚，真是無恥已極！」眼裏是淚，表演他們唯一的秧歌來慶祝。老百姓早厭煩了這種醜劇，誰願意附和他們鬼混！誰願意觀看他們胡鬧？

三、叔伯孫子娶奶奶

完縣長古城村共產黨村幹部「治安員」魏拴子，在三月二十六日，強迫着娶了他親叔伯奶奶魏周氏，魏周氏乃魏老卷之妻，魏老卷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國特」拉到區裏，扣了三個月槍決了，只剩下魏周氏及一個孤兒，「治安員」魏拴子強迫結婚後，霸佔了魏老卷全部家產，並迫令他小叔叔水林八歲的孩子，向他叫爸爸，水林稍知人事，不從，竟遭毒打三十個耳光。

解放區拾零

黎明

一、坦白老婆

日本鬼子在察省八年，老百姓受盡蹂躪，好容易勝利了，老百姓該抬頭翻身了。不錯！聽到的宣傳，看到的標語，是抗戰勝利，察省解放，人人安居樂業，解放自由，每天開會更講的是民主，坦白，不納捐稅，不交山賦，不拔兵，不拔夫……但是事實呢？今天強令當民兵，明天派驢子運軍火，後天更令限期交合理負擔，納所負稅，營生稅，累進稅，坦白公糧，坦白布布，坦白羊皮，坦白鞋襪……甚至要坦白老婆，啊！老百姓無力再坦白，不敢再聽解放區這個名詞了！更不敢看報上的死頭稅，老百姓將自己的血肉來坦白，可是鐵路起坦白越短，道路起坦白越少，郵政起坦白越不通，糧食貨物起坦白越不能走一步，鬼子死了，糧食穀子光了，房地賣了，真苦了老百姓。

二、打倒認命觀念

(李福泰)

滄縣城五十華里之靈古風村，有共產黨組織之楊黨頭王和，原係該村土匪之傭工，主僕相處多年，有如家人父子，現經共產黨挑撥，開槍向其主人鬥爭財產，並向主人降府：要治治你家封建資產勢力，我窮人可該翻身了。結果折了麥子八十四石，地五十畝，並將主人取上祇剩白孝帽子遊街；自己喊我祖代不是好人，現在可該人家窮人翻身了。最後又在台上將主人打了個半死才完。滄縣地城河以南一帶村莊，共產黨宣傳打倒認命觀念，不要說我窮我認命。共產黨示以係資產階級剝奪窮人之政體觀念，窮富是人為的，你不是窮嗎，平時你就可富了，你嫌你鬥爭富的，一鬥爭你不是立即發財嗎。有的忠誠窮人說：人家富的待我好，我沒有可鬥爭。伊說你富孩子沒和富家孩子打過架嗎，再沒有富家養錢，沒扒過你家錢堆嗎，這做都可藉鬥爭；祇要幾六十年的事都可鬥爭，有仇報仇，有債就可找。結果不知打死多少人命，將許多安寧良民，鬧的不得安居，誰敢安？僕夫有時減去了多少生產，游手好閒的流氓到得時了，不勞而獲，這就是共產黨的所謂「民主」嗎。(李福泰)

三、選舉和架票

步家莊村有一兩次代表選舉，最近又盛傳「拉夫」和「架票」的架票，其該村的架票，不但可恥亦復可憐，於三月二

十一日夜，該縣臨平頭保長張江，練莊村民王慕李德泉，沿家村保長何福均，王家攻小學夫役郭恒中胡長，村民萬克儉，小住里村保長鄭成林等多人，突與共軍先後孤走後即杳無踪影，致家樹疑團發生，不知所指，終於由於共黨淫威，未敢聲張，不料四月四日，彼等坦然進道，據張江講述稱：「五月二十一日晚，共軍將我等個別逮捕後，即禁押於臨平村偽縣政府內，苦悶行動，均受監視，唯詢其目的何在，則笑不置答，只有聽其「擺佈」而已，在二十七日上午未明原因，即由共軍護送（實即押解）赴救濟總會，選舉國大代表，並勒令選舉共黨程方若，于力，呂驥，王卓然，董一歐等，事後即住於板城村內，更迫令我等捏造事實，報告當局國軍圍剿之種種罪狀，藉以誣陷人民等罪名，當時該天理其心人所不容，但因迫於事實，亦只得簽名蓋章，於後於四月四日晚間釋放，並謂如以後將內情洩漏，定將予以極嚴厲之懲處。」（濰縣通訊）

四、說是說作是作

我是察省一個初能執鞭的商人，為生活來往於平綏路作商，過去八年中受盡日寇漢奸的壓迫欺騙，日寇投降後，以為必能自由貿易，但是夢想不到平綏路上將老百姓封鎖了，自張家口至懷來縣一段火車檢查不提，單就自懷來至西齋子一段步行四十五華里中（總道擱擱無餘）有數千個可怕的地黨封鎖着，只有一條走道，便要被檢查十二次，行李不能打，包裹不叫捆，衣箱不允許，你帶二尺布，五盒火柴，或幾斤米麵，都會被人沒收，或強迫廉價售予當地村幹部，餽幣更沒收，法幣更與犯案，將人弄的哭笑不得，近日聽說國共開政治協商會，政府中共雙方發出停止軍事衝突，恢復交通，暢運糧食貨物等和平消息，老百姓歡喜若狂，以為這回不封鎖了，自由作買賣吧，不想說是說，作是作，平綏路上迄今日仍覆有十二道卡哨檢查來平商人旅客，依然沒收，強買，犯案，老百姓何其愚耶，相信了他們的話！（王長森）

五、無罪可報尹清投井

慶豐共軍，日前在四區張村開會，由尚堂區黨會主任張致為召集，開會時，強迫出席人員，報告本村有地敵人隊罪行，當時有小尹家村農會主任尹清者，家雖赤貧，人極忠厚，想了半天，本村人民無罪可報，因此觸動張某，怒，挨了一頓大罵，並令其暫時回家考慮一夜，再報不出來就要加以嚴懲，尹清回家覺得左右為難，見了母親張氏，不覺淚流，母妻憐問原委，尹清將被強迫威脅情況，述說一遍，並表明他決心要投井自殺，意思是情願犧牲性命，也不辦那誣陷好人喪盡天良的事情

解放區剪影

，母親見他主意堅決，又怕他即時自殺，便假意安慰他說：「既是如此，咱們就一塊跳井吧。」尹清信以為真，這才止住悲傷，是夜睡在夜半三更時候，尹清遂將母妻喚醒，立刻就要執行傍晚的決議「共同投井」，因此便喧嚷起來，驚動四鄰人家，都來解勸，始告平息，不料清晨起來，尹清已告失踪，結果在門旁不遠井內撈出，後來，該區的張村鬥爭大會上，共黨人員當眾批評說，尹清是被黨戶逼死的，大家婦人要替他報仇，當時台下一聲不響。（慶雲通訊）

六、傾向中央罪 受「走路不許抬頭」處分

東光縣共軍及行政幹部，近來日益猖獗，對一般良民，不加以「頑固派」「國特」頭銜，即加以「破壞八路軍」或「土臺」等名義，用「反省」「押禁」「坦白」「鬥爭」「暗殺」等種種新奇暴刑，殘害生命，搶奪財產，現該縣被害者，已達數千戶，且正逐漸增加，茲誌要如下：

(一) 姜村溫居堂，家道小康，頗負聲望，被貧民小組舉發，認為有傾向中央思想，毒打一頓，並罰款偽邊鈔卅餘萬元，又該村楊福臣，亦被指為惡霸，打的死去活來數次，並罰了三千多斤小米，迫使他家中人「走路不許抬頭」。

(二) 青營濟，劉祥家，以「破壞八路軍」被舉發，罰了小米，並坦白了一回，又劉家「暗地裏說：「八路軍是鬼子尾巴長不了」，被貧民小組聽見，打了幾個死，吓的以後成了精神病。

(三) 健橋鎮一位老百姓，看見空中來了一架飛機，很高興的說：是「中央軍的飛機」，當時被帶走，以後渺無踪影。

(四) 劉南星門的教員，被指為國民黨，坦白二次，押了三個月，至今不放，並且連他的學生也捕去，說是受了薰染。其餘不勝枚舉，總計被鬥爭的八家，各村平均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所以鬧得人人志忑不安。（東光通訊）

七、反對閩女生子結果被活埋了

滄縣城東北四十餘里朱里口村，共黨大舉搜選婦女受訓，將該村富戶劉姓之閩女中選，該劉姓老夫婦得知，憂悶欲死，伊女即安慰其父母曰，請不要憂悲，為女自己已前往，吉凶聽由天命，於是該女自行前去，面見共黨，即稱你們那一位是八路軍的團長，我被選亦可，我說幾句話不可，並即指共黨說：「你們八路軍，廣汎的實施閩女生子，鄰村屢質，每村送禮雞蛋五百，家婦生子，每村送禮三百，這是甚麼政策呢，試問你們八路軍的團長及隊長等那個是閩女生的？那個是家婦生的？如有，我即參加。」當家問的八路無話可答，竟即命令屬下，將她拉出去活埋了。（滄縣通訊）

八、痛打村幹部

文安縣城北介園村民衆，因爲共產黨的搜刮剝削，不能生活，於四月三日聯合起來，將共產黨幹部人員三人捆起痛打，時有區幹部某某來村，見此情形，出而調解，並伏於村幹部身上加以攔阻，村民憤怒，不能制止，遂將萬某一併捆起，打後，即送共方縣府，並表示：「我們的糧食要被徵斃了，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請「縣長」把我們全殺死吧，不然也得斃死！」該縣長李時，見全村人民老幼都來了，乃假意將幹部看押，並勸村人回家安心度日，並保證不再徵公糧，才算了事。又城北崔家坊村，李某等數十人，不堪共產黨幹部壓迫侮辱，於四月六日夜間集合，將該村幹部及區委五人捆起，意欲當衆殺死，以明不屈，不意事被共軍發覺，反將李某等十餘人捕獲，以國特罪名，打折腿部，用鏡籠抬往各村遊街。（文安通訊）

解放區民謠集（上）

馬星海

民謠是一種純正的大衆文學，同時也是一種民間感情的自然流露。她代表着民間的疾苦，也代表着民間的歡樂，雖然在文詞方面難免有俗淺粗陋之嫌，但就在這俗淺粗陋之中，正描繪出他們共同的隱情和苦痛。現在有些人自吹自擂，連拉帶唱，把解放區謠歌得活像「天堂」，作者也顯來個錦上添花，介紹幾支「天堂」裏人民唱起來的曲子，還或者也可以算做是解放區人民的吼聲吧！

自從來了共產黨，人民的生活不敢想。自從有了八路軍，十家弄得九家貧。

共產黨假不對，萬不該實行累進稅；自從有了累進稅，不論貧富都掉淚。

老鄉們，要看清，別讓共產黨大實行，共產黨要實行，我們遲早活不成。

死了心，爛了肺，爲啥參加武委會，吃的自己糞，殺的自己人；穿的自家衣，披的自家親。

八路軍好比毛毛草，鬼子一來他就跑。八路軍好比毛毛柴，鬼子一去他就來。

不怕白胖殺的苦，只怕門前來打鼓。

老百姓抗戰哩，八路軍搗亂哩，村級幹部吃飯哩。

解放區剪影

解放區剪影

五六

百姓善如羊，八路猛如虎，共產黨嘴裏甜，老百姓心裏苦。
糧的多，打的多，不如八路要的多。

八路軍，會欺騙，老百姓成了鴉片蛋，

八路軍，不是人，見了婦女就姦淫。

聽窗隊，耳朵尖，公母倆說話把牆拴。

八路軍，聽窗隊，屋裏說話犯了罪。

看青隊，不看青，白天偵察夜聽聲，誰說一句公平話，一家大小開典刑。

聽窗隊，聽窗隊，跑入民宅去睡覺。

聞香隊，鼻子尖，聞個油味把牆端。

八路軍，游擊隊，不是站崗，就是開會。

共產黨，胡亂行，鬧的雞犬不安寧，假徵兵又假糧，男女老少沒處藏，不敢哭，不敢笑，怕人知道去報告。

紅眼老八，真真可殺，不要爹，不要媽，欺騙人家說說話。

紅眼老八，害人一家，到處騙，到處殺，害得百姓光禿禿。

釋放區真黑暗，槍彈拉了一齊幹。

共產黨不敢想，各村遍戶搜槍藥，火車拉小車運，家家戶戶搜個盡。

共產黨叫老八，抓得百姓無餘渣。老年隊六十歲，傳信作工帶守衛。

三光隊，繞着殺，滅了門，抄了家，國軍快來把他抓，一個一個砍腦瓜。

三光隊，真是狠，國特國特打的緊，國軍來了再變態。

三光隊，真是兇，隨便加你國特名，抄家滅門不留情，國軍來了把糧渣。

恨八路，在心裏，說出口來了不的。

八路軍，真可恨，硬說好人是「國特」。

八路軍講同志（治）無論窮富過不的。

